

續金華叢書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五

家範五

續金華叢書

學規

乾道四年九月規約

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其不順於父母不友於兄弟不睦於宗族不誠於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眾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

凡預此集者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恤游居必以齒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爾汝

會講之容端而肅羣居之容和而莊箕踞倚道譁擁併謂之不肅狎侮戲謔謂之不莊

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

毋得品藻長上優劣訾毀外人文字

郡邑政事鄉閭人物稱善不稱惡

毋得干謁投獻請託

毋得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妄分清濁

語毋褻毋諛毋妄毋雜妄語非特以虛為實如期約不信出言不情增加張大之類皆是雜語凡無益之談皆是

毋狎非類親戚故舊或非土類情禮自不可廢但不當狎昵

毋親鄙事如賭博鬪毆蹴鞠籠養撲鵝酣飲酒肆赴試代筆及自投兩副卷閱非僻文字之類其餘自可類推

乾道五年規約

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

肄業當有常日記所習于簿多寡隨意如遇有幹輟業亦書于簿一

歲無過百日過百日者同志共擯之

凡有所疑專置冊記錄同志異時相會各出所習及所疑互相商推

仍手書名于冊後

怠惰苟且雖漫應課程而全疎略無敘者同志共擯之

不修士檢鄉論不齒者同志共擯之

同志遷居移書相報

乾道五年十月關諸州在籍人

一在籍人將來通書止用一幅不許用虛禮謂如學際天人及印磨呼官職之類召用台候神相百拜過

一通書不許用劄目不許改名

一通書止許商摧所疑自敘實事謂自敘出入行止之類

一通書不許以幣帛玩物為信玩謂圖畫及几案玩具物謂研扇凡什物之類

一在籍人將來相見不用名紙門狀

一在籍人不幸有喪仰同州同縣在籍人依規矩弔慰仍具書尋使

報知堂上道路雖遠無過半年

一在籍人如有不遵土檢玷辱齋舍同籍人規責不悛者仰連名具

書報知堂上當行除籍如共為隱蔽異時惡聲彰聞或冒犯刑法

同州同縣人並受隱蔽之罰

右關諸州在籍人各仰遞相傳報遵守

年月日掌儀位關

乾道六年規約

親在別居

親沒不葬 謂服除不葬
火焚者同

因喪昏娶 身犯及
主家者

宗族訟財

侵擾公私 謂告訐脅持
邀索之類

誼諛場屋 詐冒同

游蕩不檢

並除籍仍關報諸州在籍人

諸齋私錄講說之類並多訛舛不可傳習

乾道九年直日須知

凡遇諸齋申到合弔慰人直日即點檢如係今年預課人丁父母憂
預課滿百日者據人數均斂錢拾伍貫文省未滿百日者均斂錢
十貫文省城居人問受慰日分隨斂錢告報令諸齋某日早各備
名紙並集麗澤堂并稟堂上差掌儀二人至受慰日早集眾會麗

澤堂分兩序立直日備箱收名紙次掌儀請齒長人率眾以齒序
行其在道笑語誼誨仰總直日及諸齋直日申舉至所弔慰家直

日通名紙訖齒長人率眾入門序立立定掌儀贊云在位者皆再

拜既拜掌儀引齒長人詣靈位前三上香諸齒長人跪三奠酒掌儀

兼執尊酌酒俛伏興後項致祭者掌儀跪讀祭文畢復位立掌儀贊云在位者皆再拜

既拜贊云移位少東再拜慰拜訖齒長者一人前致慰辭畢眾皆

揖以序出郊居人卽錄慰書格式同斂錢告報令諸齋各具慰書

同弔祭人限某日納仍量弔慰道里遠近差人往回之費計算均斂候書足差人專往如

係在籍今年不預課人城居者問受慰日分告報諸齋各差齒長

一人往慰郊居錄慰書格式告報諸齋限某日納慰書類聚令本

齋尋便附往兩項並弔而不賻其身故者如係今年預課人並如

丁父母憂例仍別斂祭錢壹貫文足差人作祭文一通如係在籍

今年不預課人弔而不賻止斂祭錢壹貫文足亦差人作祭文一

通城居齋長並往弔慰如前式郊居者別具慰書格式慰其父兄

告報限某日各寫慰書同祭賻納今年預課者專差人往不預課者令本齋附往其遭祖父母親兄弟喪今年預課人城居者諸齋各差齒長一人往慰郊居人告報本齋一面發書往慰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六

家範六

續金華叢書

官箴

覓舉

求權要書保庇

投獻上官文書

法外受俸

多量俸米

通家往還

置造什物

陪備雇人當直

容尼媪之類入家

非長官輒受狀自斷人

與監當巡檢坐不依官序

不依實數請般家送還錢

非旬休赴妓樂酒會

託外邑官買物

刑責過數

以私事差人出界

不經由縣道輒送人寄禁

接伎術人及薦導往它處

薦人於管下賣物茶墨筆之類

上司委追人斷人及點檢倉庫不先與長官商量

親知雇船脚用官錢或令吏人陪備須令自出錢但催促令速足矣

遇事不可從不當時明說誤人指擬以致生怨

不尊縣道

謂尋常丞簿尉視長官為等輩差定驗之類往往多玩習慢易殊

不知此事乃國事非長官事

買非日用物

日用謂逐日飲食及合用衣服其他如出產收藏以待它日之用及為相識置買之類皆當深戒

受所部送饋及赴會

謂部民或進納人如士大夫送饋果食之類則受仍當廳對眾開合子廳于置簿抄上隨即答之餘物不可受

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

之無理直須平心看若有一毫畏禍自怨之心則五分有理便看作十分有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

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

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

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貼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閒矣然所以

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

則發處已自不是矣已上因門人戴衍初仕請教書此遺之後以義未備復附益之如后

梁陽公家塾廣記

文靖公尹京時梁丞相適為掾屬公語諸子曰梁君異日必為輔相

問何以知之曰府掾皆京官他人方拜於庭下皆有自恥之色獨適容貌自若是以知之尙書公爲閩領監司自北地市建旻以往其清謹皆類此故所至未嘗擾人其自毗陵郡歸門人宋道隆獻詩曰一芥絕無淮甸物滿船惟載惠山泉

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於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列求去

舍人官箴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旣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患其益多矣予嘗爲泰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所稱惠穆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家當知之黃兌剛中嘗爲予言頃爲縣尉每遇驗尸雖盛暑亦必先飲少酒捉

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橫死無所申訴也

范侍郎

育

作庫務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上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

守官所宜詳知也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免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爲京西轉運使者一日問監窑官日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窑官愕然蓋轉運使者晨起望窑中所出煙凡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

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偽自見不

待嚴明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豪末而一任之閒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沈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

爲務令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叔曾祖尙書當官至爲廉潔嘗市縑帛欲製造衣服召當行者取縑帛使縫匠就坐裁取之并還所直錢與所剩帛就坐中還之滎陽公爲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

當官取庸錢般家錢之類多爲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而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

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

唐充之

廣仁

賢者也深爲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官蘇州朱

氏方盛充之數譏刺之朱氏深以爲怨傳致之罪劉器之以爲充之爲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善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

本非私心專爲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僞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眾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

事有當死不死其誥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事眾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醞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劉器之建中崇寧初知潞州部使者觀望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
然竟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無違法予者部使者亦歎伏之後
居南京有府尹取兵官白直歷點磨他寓居無有不借禁軍者獨器
之未嘗借一人其廉謹如此

擇善

太史舊所編書名擇善
此下皆擇善中所取也

晉及齊戰于鞏齊師敗績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
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
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成公二年

右春秋左氏傳

樂毅獻書報燕王曰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聞忠臣之去也不潔
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

燕二

右戰國策

知伯率韓魏攻趙襄子保晉陽三國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羣臣皆
有外心唯高共不敢失禮襄子私於韓魏合謀反滅知氏於是襄子

行賞高共爲先張孟談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趙世家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孟嘗君太息曰客亦有面目見文乎馮驩曰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且側肩爭門而入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莫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孟嘗君曰敬從命孟嘗君傳

田叔爲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田叔怒之日王非若主耶何敢自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田叔傳

右史記

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忽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楚元王傳第六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襍治皆以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卽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反不諫與反者身無異吳不得赦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卽丞相車千秋壻也千秋卽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議霍光以

千秋擅召中二千石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乃奏記光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閒者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謹譁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傳三十

趙充國擊先零罕羌豪靡忘使人言願還故地充國以聞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國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

傳三十九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強弩破羌出擊多斬獲虜以破壞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

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
曰吾年老矣爵祿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
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
之者卒以其意對上

薛宣爲左馮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
曰蓋禮貴用和人道尙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
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斯亦
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

傳五十三

何武遷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武廉得其罪聖懼自
免復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
得繫廬江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每奏事至京師聖
未嘗不造門謝恩

五十六

霍光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

尺寸三十八

趙廣漢爲京兆尹富人蘇同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扣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門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且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 四十六

薛宣爲左馮翊高陽令揚湛貪猾宣手自牒書條其姦賊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賊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卽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宣得吏民罪名輒召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 五十三

王莽免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謁

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曰誠見君面有瘕聞美玉滅瘕欲獻其瑑爾卽解其瑑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也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後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嘔血託病杜門自絕六十九

右前漢史

卓茂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不與茂同者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吏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十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後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也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

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爾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恩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尙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法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以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十五

桓曄適會稽止故魯相鍾離意舍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

二十七

陳寔爲太丘長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且何伸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

於人乎亦竟無訟者 五十三

史弼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鈎黨郡國所奏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
上詔書前後切責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
旨意懇切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
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
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
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
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四
仇覽爲蒲亭長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
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爾母身
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悟涕泣而去覽乃
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卒成孝子

六十

魏太子爲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邴原獨守道持常自
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
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

魏傳十一

華表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尙書年少並厲鋒氣
要名譽尙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卽入深文論
駁惟表不然事采有不便者輒與尙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
已然後共奏議

十三

王觀爲涿郡太守明帝詔使郡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
觀曰此郡濱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
明府有任子觀曰今郡在外劇則於彼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
私計而負一郡乎遂言爲外劇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
弱其公心如此

二十四

呂壹罪發收繫廷尉顧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
出又問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尙書郎懷敘面詈

辱壹雍責敘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

吳傳七

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周瑜表以肅軍益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孫權善其言還肅兵成當宋定徐願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其兵并蒙蒙固辭陳啟願等皆勤勞國家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又爲擇師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

九

有薦凌統同郡盛暹於孫權者以爲梗概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忌如此

十

孫策從容與呂範碁範曰今將軍士眾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士大夫加已有大眾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乎範曰不然今舍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鞵著褶袴執鞭詣閣下啟事自稱領

都督策乃授傳委眾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

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慙

三十

張翼為庾降都督者率劉胄背叛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郡下以為宜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

傳計五

右三國史

宋越譚金等謀反殷孝祖為前鋒都督中流矢死人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武檻總統眾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

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帥諸軍王詣方輿推重并慰勉之方輿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彼之升降明日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

南史傳二十七

蕭倫爲衛尉卿初嗣王範爲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筆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倫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違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情尙畏人知此職事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

四十二

李孝伯人或有言事者孝伯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己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

北史二十二

齊崔劼二子拱搆並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劼曰立身以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見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歎服

四十四

晉公宇文護誅武帝召齊王憲入免冠謝帝謂曰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籍等尋以

憲爲大冢宰時帝旣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爲刻薄憲旣爲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隆欲有所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可否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

九十四

赫連達爲夏州總管性廉儉邊鄙胡人或饋達羊達欲招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公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

六十

路去病齊武平四年爲成安縣令都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爲重以政亂時艱綱紀不立近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厮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

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言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

石南北史

李勣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初李密遣勣守
黎陽密爲王世充所破擁眾歸朝其舊境東至於海南至於江西至
汝州北至魏郡勣並據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旣歸大唐
今此人眾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卽是利主之敗自爲己
功以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總啟魏公
聽公自獻乃遣使啟密使人初至高祖聞其無表惟有啟與密甚怪
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實純臣也詔授
黎陽總管賜姓李氏

唐傳十七

魏證安輯河北太宗許以便宜從事證至磁州遇前宮千牛李志安
齊王護軍李思行鋼送京師證謂副使李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宮
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復送思行等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往
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寧可廢
身不可廢國家大計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

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況今日之行許以便宜從事
主上既以國士見待安可不國士報之乎卽釋遣思行等仍以啟聞
太宗甚悅二十一

李輔國矯詔遷元宗居西宮真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請問起居輔國
惡之奏貶蓬州長史七十八

范希朝節度邠州蕃落之俗有長吏至必效奇駝名馬雖廉者猶曰
當從俗以致其驩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爲橫百一

劉寬夫轉左補闕少列陳帖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寬夫與同列
因對論之言帖因供奉僧進經得郡敬宗怒謂宰相曰陳帖不因僧
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寬夫奏曰昨論陳帖之時不記
發言前後唯握筆草狀卽是微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
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一百三

吐突承璀監淮南軍李鄘以剛嚴素著差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
遂引以爲相登祖筵聞樂而泣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

至京師又辭疾歸第既未朝謁又不領政事竟以疾辭 一百七

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武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 一百八

王播歷殿中侍御史倖臣李實尹京兆恃恩頗橫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實怒後奏播爲三原令欲挫之播受職趨府謁謝盡府縣之儀及臨所部政理脩明爲畿邑之最實以其人有政術甚禮重之 一百十

楊凌子渾之以家藏書畫獻段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鎮蜀川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李紳亦託周漢賓於徽勝出二人不中選段李大怒文昌面奏徽所放不當穆宗問元稹李紳對同文昌徽貶江州刺史李宗閔等令徽以二人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然無愧心得喪一致脩身謹行安可以私書相證邪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長者 百十五

初韓洪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公子武以家財厚賂及多言

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爲厮養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儒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若干物不受卻付訖穆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百二十一

右唐史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六

Blank columns for text.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七

尺牘一

續金華叢書

與汪端明

聖錫

恭審出命中宸升華次對除書甫下公論僉諧竊惟侍郎丈名德之重宜在本朝力扶正論今茲遷授特遵用常典固未足爲深賀也邊遽未寧入秋已十日尙不聞大有設施可爲寒心大人處比得近書目前亦且安靜未知將來何如耳某以引見候告濡滯留臨安百餘日近方還會稽初欲就桐廬舊闕旣而思之恐不察者謂邀求近次逐一聽之今所待闕雖四年有餘然專意爲學之日甚長政所欲得也第違遠誨席所當致力先後之序茫然不知端倪若蒙時因賜書曲賜開諭幸甚

癸未七月

某區區之跡昨侍行歸自黃岡留會稽外祖處數月仲冬復過浙西挈提幹家叔一房歸婺今還舍餘六旬矣侍下無它事得以專意書冊但冥頑之質獨學寡陋殊無所發明瞻望函丈在天一涯無從側聽警歎下情但深企仰和議甫定目前遂可莫枕然所當慮者政在

此而不在彼也開府方初竊想威惠並舉以大填拊一方之民惟念蜀遠在萬里外有鄰敵旁有師屯下有五十四郡之眾屈信呼吸安危繫焉敢祈覃精籌度博稽眾謀以寬西顧之慮幸甚國博丈去就之節凜然可以爲吾道賀今茲游膺召命聞旣至都下計已有除擢

矣乙酉正月

開府旣久庶事諒已就緒吳侯入覲一面之憂責尤重維御綏懷之略填拊控制之宜竊想成畫固已素定更祈深省遠思博盡眾智上寬西顧之慮豈勝幸甚乙酉四月

開府亦旣踰年雖久於外服甚鬱公論然西南萬里得以奠枕亦豈小補哉司諫丈盡言極論進退以義直節凜然吾道之光也甚盛甚盛計程當已至豫章想安問自絡繹蜀固多士成都又蜀之樞會鑒裁之下得人必夥當人物衰謝之時政賴曲加誘掖摩厲以共扶此道此實先生長者之任也范集錄板畢工欲求一編誦閱因便倘蒙付示幸甚乙酉四月

恭聞入覲已次近境纍然喪次無繇趨伏道左下情第深悵快厥今公道統盟善類宗主邦家之所倚賴斯民之所依歸皆無在侍郎丈右者凡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倘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固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諒避世俗之小嫌苟或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使後進有所矜式於吾道固非小補也此在侍郎丈想素有定論但託在門牆之久不敢不盡其愚耳抑又有一說人情物態向背離合古今所同惟覲函蒙包納不見畦畛以潛消彼此異同之端眾正之福也

丁亥九月十四日

治疊想已就緒雲山勝概亦可舒豁煩滯但當舟車之會若及今便立規模令應接不至費力亦清心省事之一端也書籍分置數處積歲久不次比豈無蠹毀之虞莫若以時收集爲善陳益之在永嘉城下居亦累月不得書矣近建寧刊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放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嘗過目否

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襍說後出者往往失真此恐亦不得不爲之整頓也 癸巳

少稟新太平州司戶趙焯舊與之從游有志向學且練達世故於流輩中不易得願一聽警效倘有以語之想必能佩服入亦季路同年也餘既於前書拜稟更不重出 癸巳

莫居浸久治疊當已就緒酬酢漸令就省尤善入夏不遠暑中應接尤非頤養之宜也言行錄或因繙閱時遇有訂正處口授侍旁者抄出似不爲煩而於後學甚有益某少暇亦當試據所聞見考求續當請教近亦因書嘗語元晦得報亦甚欲得討論也 癸巳

少稟新臨江教授王遇篤信嗜學爲人殊務實願得親警效敢望詳賜誨誘幸甚士風浸衰真知尊敬前輩者蓋不多得儻示以端緒庶幾其志益堅也度其到尙在一兩月後更不詳稟 癸巳

少稟近欲刊橫渠集已刻數板矣而子澄具道嘗聞誨諭在成都所傳得於橫渠之孫最爲詳備今卽令輟工專遣人往拜請敢幸悉以

付去人或尙留黃岡亦告遣一介往取令此人伺候數日無害也使
學者得見全書亦非小補儻籤秩叢錯小史輩不能檢尋儻伯時昆
仲以成就此段爲念毋憚出郊之勞尤爲厚幸顧不敢請耳 癸巳

某哀苦不死行復祥祭追慕荼毒無復生意它不足勤尊念向見劉
子澄傳道尊意是時以四方士子業已會聚難於遽已自今歲悉謝
遣令歸蕭然遂無一事卻得專意爲學違去函文之久惓惓馳鄉形
於夢寐免喪決當造門求旬月之款但遲速未可預計要不出夏秋
之間耳洛中文字續檢得告因便付示蓋朱元晦婁趣欲早補綴也
元晦所定祭儀亦望送下或傳伯時之官欲爲迎侍計果否一動似
亦匪易而苕霅地近亦不無當慮者更覬審處也自餘子澄當能具

道甲
午

某哀傷之餘無復生理他不足勤軫記瞻視不至妨繙閱否默坐靜
養久自有趣至於酬酢顧眄遠覽熟視皆損目力非獨於書冊當擗
節也元晦祭儀配祭一段其說固有從來配以元如而繼室別享固

欲省並侑之瀆然奉祀者或繼室所出乃廢元妣之配無乃以私而廢公以卑而廢尊乎不知嘗爲裁處否忌日之變兩說似輕重未適中亦須熟議也元晦書已領欽夫亦猶未得安問每念之也原伯舅氏宮祠亦未曾見正報然近得書已歸次九江矣許冲元集某偶到墳山已令舍弟徑檢付來人舍人丈季子有立如此足以知世德之不墜想甚慰尊意

甲午

某哀傷之餘志意摧落無足言者以事勢度之必可藏拙里巷初擬改月請祠復恐其不察以爲有所邀求尙爾遲遲也橫渠遺文俟元晦送到卽附刊於後伊川言富鄭公書及呂和叔帖前此皆未見和靖論春秋舊卻有之欽夫近連得書已全復舊矣

甲午

近造函丈非惟積年依鄉之誠得以開釋而旬日獲聽教誨警省啟發周浹篤至敬當服膺佩戴不敢廢忘還舍幸無他不足勤尊念金華連得雨高下沾足歲事已可望不知三衢復如何善言錄橫渠錄謹先拜納尹和靖論語跋亦錄上其餘孔諫議章疏及經義之類潘

叔度已附往向蒙尊諭欲作德清高丞書取高侍郎所藏伊川語儻
得之望賜示及通鑑編類異時或可檢尋亦望付下此間卻可續成
也今因陸九淵主簿行謹此附起居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勁直輩
流中少見其比恐不可不收拾惟開懷成就之爲望

甲午六月

某掩關塊處殊無進益承警效雖新已復傾仰閒居幸少拘絆年歲
間自可再叩函丈近得朱元晦書亦擬俟辭受定會於懷玉山中也
高丈手抄伊川錄更祈留念但期於獲見遲速則不敢計也通鑑編
類倘已檢出望蚤示下唐史僕射班次訂正甚明李習之所載想是
得於傳聽未嘗深考大凡記錄故實雖同時人舛駁蓋亦時有之不
可便以爲斷也

甲午七月

上饒之居有定議否朱元晦約來春至婺因爲天台雁蕩之遊或謂
渠人不出今雖尋山然適當一二公登用之時自遠而近恐不察者
或以爲疑此誠過慮告試爲斟酌倘渠出果有嫌則某卻當入閩訪
之往還必皆得款待若元晦可出亦須送之至衢度侍見之期要不

出三兩月間預以爲慰

甲午

與曾大卿

原伯

往見三八舅云張子韶得程致道湖上脩史例遂有欣然之意當時已知此老志氣之衰今日諸公亦以朝謁可免爲言某病在手足耳若心志則未也何至頓迷取舍乎

與艇齋曾先生

襲父

某區區之跡自罹憂患屏居五年闔戶溫習故書粗似安適去秋偶復有冊府之命黽勉此來供職亦踰半載湛浮竊食殊愧初心誨警箴規惟門下是望先人交游凋落向盡海內父執如契丈不過一二人而已所以惓惓歸誠非若簡牘之虛也趙景明兄弟來能具道比來啟處之詳雖未獲侍坐亦足少慰間濶偶因景明遣人還輒此附拜起居向暑敢祈厚爲道義護重

與張荊州

敬夫

恭以某官聞道達者積有歲時身歷世變而獨貫盈虛消息之幾心

玩至理而處清曠幽閒之地所蓄既厚所養既深海內之士共後應聘而起以觀儒者之效今茲旌纛之來萬目共視一舉一措蓋將占吾道之盛衰雖小國寡民不勞餘刃然儆戒祇懼固自昔聖賢不已之誠也

某質魯材下雖竊有意於學而顛蒙蔽塞莫知入德之門願承下風而請餘教爲日久矣迺者免於憂患適有校官之除近復例受分教之命到官甫數日而恭聞麾幢既有近問遂獲進預指呼之末積年所願一旦獲伸尙容俯伏坐隅側聆警效以酬夙志若乃道諛不情之言蓋非晚進事君子以誠之義有所不敢也

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兩年承教可謂浹洽然於要處或鹵莽領略於凝滯處或遮護覆藏爲學不進咎實繇此大概以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爲主

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國朝典故

亦先攷治體本末及前輩出處大致

於大畜之所謂畜德明道之所謂喪志

毫釐之間不敢不致察也但恐擇善未精非特自誤又復誤人

吾丈者世道所繫居之實難謂宜深體志未平之戒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違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飲食之間果皆不踰節乎疎密生熟歷歷可見於此實用力焉工夫自無不進之理

我方閑居既非其同寮又非其掾屬義亦有所止矣易傳隨孚於嘉義恐最宜精玩蓋多爲其樂善美意所移易得侵過爾又賓主資稟皆明快則欠相濟之義尤易得侵過也

儉德所難所謂儉德蓋凡事斂藏不放開之謂

士大夫私意克治不盡自納敗闕令在旁者得以指點故不知所倚

耳

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卻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始欲和合彼此而是非卒以不明始欲容養將護而其害反致滋長屑屑小補迄無大益所謂州平幼宰之徒初豈大過人孔明惓惓之

意乃至於是故身後猶留數番人材社稷不隕者數十年其原蓋在此也

與朱侍講元時

某侍旁粗遣但獨學固陋念欲咨請訂正適以有德清親迎之役遂復未果俟至秋末當謀西安之行以踐子澄所諭山寺之約也少意此間有一士人欲以伊川易傳鈔板近聞書府所藏本最爲善子澄之言云今於賓之丈處假專人拜請敢望暫付去介異時卻得面納也迫行凌遽姑以幅紙問起居它祈厚爲斯文護重

某官次粗安學宮無簿領之煩又張丈在此得以朝夕諮請雖於習察矯警不敢不勉第質鈍識昏殊少進益深味來教所謂見下學上達之要而實加功之語切中平日之病悚然累日所恨相去阻邈不得面請若蒙指示其要俾知所用力豈勝幸甚竊自揆度領解敏悟固後輩流至於篤信確守雖不敢謂能妄意或庶幾焉苟有以教之則必不至若存若亡負諄誨之厚也伊川先生行實其間合商量處

既見於張丈書中矣尙有欲言者吾道本無對非下與世俗較勝負者也汪丈所謂道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說既而思之誠未允當但詳觀來論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弘如注中東坡字改爲蘇軾不知以諸公例書名而釐正之耶或者因辨論有所激而加峻耶出於前說固無害出於後說則因激增怒於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通書已依易傳板樣刊但邵康節一段所謂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不知六合如何有外末載伊川之類亦恐是邵家子弟欲尊康節故託之伊川不知可削去否其它所疑張丈已報去更不重出太極圖解近方得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蘊多未曉處已疏於別紙人回切望指教又讀龜山中庸有疑處數條錄呈亦幸垂喻科舉之習於成已成物誠無益但往在金華兀然獨學無與講論切磋者闔巷士子舍舉業則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卻就其間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自去秋來十日一課姑存之而已至於爲學所當講者

則不敢怠也伊川學制亦嘗與張丈參酌如改試爲課歲時歸省皆太學事郡庠則初無分數利誘而歸省者固往來不絕也增闢齋舍俟秋間郡中有力迺爲之尊賢堂之類但當搜訪有經行之人延請入學使諸生有所矜式則已不失先生之意恐不必特揭堂名也婺州易傳已畢工今先用草紙印一部拜納告更爲校視標注示及當令再修也吉州士人劉德循樸實有志於學冒暑專往掃洒門牆幸與之進渠與郡中人偕發恐徒步不及健步之駛後此書三兩日到亦未可知此間詳悉當能備道也

某前日復有校官之除方俟告下迺行而張丈亦有召命旦夕遂聯舟而西矣惟是以淺陋之學驟當講畫之任雖所聞不敢不尊而恐聞未必的所知不敢不行而恐知未必真此所以夙夜皇懼而未知所出者也開示涵養進學之要俾知所以入德之門敢不朝夕從事庶幾假以歲月粗識指歸無負期待誘進之意中庸太極所疑重蒙一一鐫誨不勝感激所諭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

蓋有不可以豪髮差者誠爲至論喜合惡離之病砭治尤切數日玩味來誨有尙未諭者復列於別紙所以喋喋煩瀆者政欲明辨審問懼有豪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較勝負者也人回切望詳以見教幸甚孟子楊墨禽獸之喻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禽縱低昂自有準則此語甚善然區區竊有所獻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以吾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爲樣轍回禽縱低昂之用爲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孟子深斥楊墨以其似仁義也同時如唐勒景差輩浮詞麗語未嘗一言與之辨豈非與吾道判然不同不必區區勞頰舌較勝負耶某氏之於吾道非楊墨也乃唐景也似不必深與之辨邵氏載康節一段意主於稱康節而濂溪之語無所見恐不載亦無害科舉枉尋直尺誠如來諭自此當束之高閣矣易傳差誤處且夕便遞往金華諉謹厚士人釐正噬嗑和且治矣一段發明尤善蓋當時草草之過也更看得有誤處告徑附置來臨安俟刊改斷手卽摹印

數本拜納次呂與叔中庸序說前此每以示學者伊川崇寧後出處以無文書考正西邊棄地始末以治行恇僇俟到臨安少定當討論求教也謝先生語其意似謂從事威儀而不察所以然則非禮之本若致其知則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也時事當略聞之近時論議者非預情卽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殆難乎其入此有識者之所深憂也所欲言者非紙墨能究

某供職已月餘雖不敢不恪守所聞但風俗安常習故之久齟齬頗多此皆誠意未孚之咎惟日省所未至不敢諉其責於人也開諭累幅仰見誨人不倦之意其間亦有尙欲諮請處但以吳晦叔聞妻父之訃匆匆亟歸又某轉對適在一兩日間未暇詳布當別尋便上狀也亦有一二條託吳晦叔口陳不復縷縷某更數日遷居政與張丈相鄰又得朝夕講肄殊以爲幸尋常每有所見固自傾盡拳拳所懷亦政如來諭之意也

月初吳晦叔歸嘗拜起居問計已呈徹卽日秋暑未艾恭惟尊候動

止萬福某官次粗安職守所及敢不盡心但學力淺薄齟齬者亦多
敢不益思所未至警省策厲不敢求諸外也張丈又復連牆得朝夕
講論但恨几席在遠不得吝扣爲恨耳李教授聞進學甚力其餘有
志趣者當不乏人此道孤微惟不倦誘掖使向此者多吾道之幸也
某上旬輪對對劄謹錄呈請教有未安處望一一指示上不問疏遠
問答甚詳所懷粗得展盡但恨誠意不素積無以感動耳易傳問婺
女刑正已畢以相去遠不能一一如來論但改正誤字而已其版樣未整者皆未暇知也已令印數本俟
到上納次晦叙必常相聚本欲作書又恐已歸長沙或尙未歸語次
望道區區適今日往武成王廟致齋而建寧適有便行甚遠略此拜
稟向者來問數條俟稍按堵當得款曲商推也

某官下粗遣學淺力薄視職業日增愧負雖不敢苟簡自恕然殊未
能大有所釐正耳至於區區課試之末則固未嘗深較也張丈鄰牆
日夕相過講論士子有志於此者亦有一二輩切摩工夫粗不歇滅
斷續又時閱來誨策厲警省者殊多但書不盡意終不若侍坐隅難

疑答問爲親切耳邪說誠行辭而闢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竊嘗
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於此
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矣孟子所謂吾爲此懼閑先聖之
道舊說以閑爲閑習意味甚長楊墨肆行政以吾道之衰耳孟子所
以不求之它而以閑習吾先聖之道爲急先務而淫辭詖行之放則
固自有次第也不知吾文以爲如何所以爲此說者非欲含糊縱釋
黑白不辨但恐專意外攘而內修處工夫或少耳向來所論智仁勇
終恐難分輕重蓋三者天下之達德通聖賢常人而言之也在聖人
則智也仁也勇也皆生知安行也在賢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學知
利行也在常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困知勉行也恐難指定智爲學
知利行勇爲困知勉行龜山之說終不免有疑也周子仁義中正主
靜之說前書所言仁義中正皆主乎此非謂中正仁義皆靜之用而
別有塊然之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乃中正仁義之體而萬物之
一源也中則無不正矣必並言之曰中正仁則無不義矣必並言之

曰仁義亦猶元可以包四德而與亨利貞俱列仁可以包四端而與義禮智同稱此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者也昨所云文理密察蓋亦如來論初非以爲祕密之密觀察之察也謂如易傳中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等語銖分粒剖各有攸當而未嘗有割裂杌杌之病析理精微如此乃可謂之文理密察耳陰陽仁義之說鄙意未達終覺未安當更潛思玩味續得求教也中庸不可能道不遠人兩章反覆思之龜山之說誠爲奇險非子思本指向日不覺其非者政緣爲程文時攷觀新說餘習時有在者故耳所與諸生講說左氏語意傷巧病源亦在是自此當力掃除也竊本易傳納三本去不敢加裝治誤字皆已改但卦畫麤細行數疎密之類不能如人意悉釐正耳遺書建本未到已用去冬所寄本刊板故其間一兩段更易次序處姑仍其舊餘皆以建本爲正聞旦夕交畢工矣二程先生集款曲亦當令發人刊之然新添伊川二子所爲序引殊無家風恐適足爲先生之累欲削去

之更望一報見所寄張丈所論時事一一精當不勝歎服此間所共
講者亦十八九同也知言往在嚴陵時與張丈講論亦嘗疏出可疑
者數十條今觀來示其半亦相類見與張丈參閱續當咨請也其餘
已見於張丈書者更不重出相去之遠惟祈因便時賜教督不惜語
言痛加砭治乃所願望

某以六月八日離輦下既去五日而張丈去國羣陰崢嶸陽氣斷續
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
也聞以漕渠淺涸尙濡滯蘇常間今當已沂江南下矣某既畢亡婦
祔事卽還婺女城中修葺寓舍而大人亦歸自廬陵前此學中亦已
考滿比改秩告下遂得解罷累請祠便養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
申前請矣尙得如志閉戶爲學殊爲僥倖或敦迫而出亦當以心之
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
不若退處之爲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平爲學工夫益無窮
而聖賢之言益可信所恨離羣索居無從侍坐質正耳易傳復納三

本去告檢收此迺附閩漕叔祖行繼此讀書有所疑問當皆附漕便
或遞足可往來商榷也向蒙教以矯厲氣質之偏此誠要論大抵根
滓未盡氣稟偏重處不免時時露見政當澄之又澄耳太極圖解昨
與張丈商量未定而匆匆分散少暇當理前說也山間游從者爲誰
用工次第有可見教者毋惜批論

向見論治道書尺其間如欲做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竊
謂此固爲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啟迪主心使有
尊德樂道之誠眾建正人以爲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爲治之
具以次而舉可也倘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眾口譁然終見沮格
雖成功則天本非君子之所計然於本末先後之序爲有憾焉則不
可不審也今事雖已往亦不得不講論過耳

某丐祠兩請而堂帖婁下黽勉復爲此來昨日方條對姑置區區之
心政恐害理處多稍定當錄往求教矣苟尙留此暇日自可讀書惟
是同志者鮮所鄉不相近者又不致輕指出塊然素居殊以爲懼第

當時於書尺中請益耳

大人書前日已附便張丈旬日前得京口書想今已派江矣今歲善類凋喪特甚王芮劉三公相繼下世殊令人短氣陽氣微茫如縷其將奈何從游者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警欵言語以藉口而行則不揜焉媚嫉學問者往往指摘此輩以姍悔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聖門固自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辨況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尤須謹嚴也某龜勉復來供職已踰月但少耨寡徒爲况殊索寞耳示下太極圖西銘解當朝夕玩繹若猶有所未達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先入之說非敢固執但意有未安要須反覆講論至釋然無疑而後止如孔門之問仁智至於再三往復昔人爲學大氏皆然蓋主於求益而非立論也論治之說本末誠當備舉但言之亦恐須有序如孟子先以見牛啟發齊王之良心至語意浹洽之後乃條五畝百畝之說若未孚信之時遽及施行古先制度則或逆疑其迂而吾說格而

不得入矣不識以爲如何知言疑義亦竝後便蓋七八日來孟享及誕節奔走擾擾思慮未能精詳耳對策謹錄呈未是處因便乞批誨某官次猶遣爲學固不敢荒廢第微言淵奧世故崢嶸益知進步之難倘蒙時賜方藥不勝幸願曾子答孟敬子一章竊謂上蔡所解與二先生之意不異其曰人之應事不過顏色容貌辭氣三事特繫所養如何耳此可見其平日涵養之功矣其曰動也正也出也君子自牧處此可見其臨事持守之力矣語意頗似完備恐難以臨事作主張斷之惟是遠自遠也一語不若二先生之言工夫細密耳知言疑義比與張文訂正者旣已附去今復有欲商榷者謹疏於後來喻以道生一爲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陽恐不可指爲一旣曰陽則有對矣安得謂之一平好惡性也一章誠如來諭所云若前章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卻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也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若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首章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

不相應來諭以盡心爲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爲聖人事
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卻似斷定耳若云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
下之大本如何釋氏直曰吾見是性此述釋氏之辭耳非許釋氏爲
見性也若後章釋氏見性而不盡性之類則誠有病夫婦之道一章
雖指釋氏之病然讀者或不察當刪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也蓋世之病在彼不在此氣感於物一章來諭謂不見平日涵養之
意竊謂涵養致知爲學者固當並進然昔人立言亦各有所指如中
庸不明乎善一章不可謂不見涵養之意也孟子拱把桐梓一章不
可謂不見致知之意也若此類不可概舉知言本文卻似無病大哉
性乎一章所謂類指一理而言者猶曰一端云耳非理一而已之一
也但理字下得未穩若謂一理之外別求天命之全卻恐此章無此
意也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
問卻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故而求之則心
在是矣平居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利欲之間而一見焉操

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是矣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於它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卻是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它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漢文顧命章說得太重恐須刪改凡此未知中否望一一指教又竊觀所講諸章有云淺迫不安汗漫無守有云一何輕詆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有云蓋不由涵養先要知識故須至如此強採力取方始窺見彷彿若此類恐氣未和而語傷易孟子說楊墨許行陳相輩皆直截道斷至於論孟施舍北宮黝則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正剖判乎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亦似不可不存也近事頗似有陽復之漸但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兩句大索致意耳

某官下粗遣第索居無講論之益恐日就湮廢殊自懼耳向承示以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更益覺精密西銘義前人所未發處益多其間亦尙有所未達恐思之未精不敢輕往求教當更假以歲月平心玩索若猶疑滯不敢煩提耳之誨也所先欲請問者如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體後用先顯後微之說恐當時未必有此意又解剖圖義太了了恐不善學者不復致思西銘諸本皆作體其愛而歸全今批示本以愛爲受於歸全之義甚協但不知用何本改定因便并望批教

某二月四日試院中奉先人感疾之問倉皇奔歸七日未後至家先人旣以巳午間易簣酷痛寃毒貫徹肺腑求死無所去秋廬陵之歸自處極安裕齒髮飲食皆勝往時違侍旁未半年遽至大故一官拘縻疾不奉藥餌沒不聞理命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忍死營辦以五月十六日敬終襄事音容永隔攀號摧裂哀慕無窮扶力布稟執筆氣塞不能多述喪禮鄉無恙時婁戒飭令一遵典制毋參以憲禮今

不敢有違祭禮數年來尤勤催督竟不及裁定竢暑退亦欲稍稍講
訂往時吾丈所定條目便望早付下或有暇更爲參酌合使可遵行
尤幸某自遭變故窮苦危迫粗有困而反則意思頗知前此汗漫之
非但意緒荒塞未能詳求誨益耳憂居罕遇便今復屬韓丈附達遲
速未可料瞻望函丈第深慘愴

某哀苦日深奄奄待盡它無足言者自罹禍變以來困心衡慮始知
前此雖名爲嗜學而工夫汎漫殊未精切追味往年喜合惡離之誨
誠中其病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粗得味卽坐在此病處不
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頽弛而少精神今
乃覺氣質粗厚思慮粗少元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
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但恨無繇親承誨語的實下手
處因便告詳指示自度今必稍能信受奉行非如疇昔草草領略也
尹和靖錄見令鈔冬深當專遣人往求教所欲言者非此能究它祈
爲斯文葆衛

某罪逆不死復見改歲攀號摧慕無復生意爲學固不敢怠棄但終少師友策厲之益日用間精明新鮮時節嘗苦不續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閒雜殊以自懼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堅坐不出觀時義誠當如此若或督趣不置則略爲一起展盡所欲言者積養之久若庶幾動悟幸莫大焉如其不然則辭順意篤發於忠愛亦不慮於觸駭機也太極說竢有高安便當屬子澄收其板精義此間卻不聞有欲再刊者兩三日間訪問得的實卽當如來論作沈潛書蓋不欲虛發耳別紙批問謾以所見求是正不安處望請賜摘誨今專遣人往候起居凡有可矜飭幸無細大疏示近者論著及與學者問答併詳賜錄下使得日夕玩繹蓋道遠私居遣介頗費力故也近者人還伏領教字所以誘誨飭厲者甚備玩復數四如親坐隅但歲前及販書人所附兩函則猶未之領不知其間別無它說否卽日春序過半恭惟尊候動止萬福某罪逆不死奄經練祭時序流邁迨

慕摧殞殊無生意也示諭出處之際讀之慨然前書所以有請者政
謂向來諸人類皆自有可恨若得培養厚閱理熟處心平者一出焉
庶或有濟耳苟堂帖出於舉行前命則其意誠悠悠遷延許時而忽
復出於義誠無當也或改命督趣則是尊信之意加於前日矣勉爲
一行以致吾義焉盡誠意而猶不合卷而懷之進退固有餘裕也不
識高明以爲何如別紙批論一一敬領諸先生訓釋自有先後得失
之異及漢儒訓詁不可輕此真至論蓋差排牽合輕議下視之病學
者每每有之誠當深戒獨中庸首句之注非無來歷意思猶竊意鄭
氏特傳襲舊語未必真有所見耳良背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竊
謂在學者用之政當操存戒懼實從事於夫子告顏子視聽言動之
目馴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耳仁說克齋記及長沙之往來論
議皆嘗詳閱長沙之論固疑其太寬如來示雖已明指其體猶疑侵
過用處分數稍多更俟深思熟看當以所未曉處往請教以此便歸
速不能俟也令嗣欲見過甚幸久不得親炙若得親炙因扣過庭所

聞其益良多但褻十日糧其它皆不須辦蓋此間有同年潘景憲教授者篤信力學用工著實兩弟意鄉亦皆不凡近渠兄弟素拳拳歸心於牆仞前此累欲通書而未敢聞矧嗣欲來欣然欲任節舍飲食種種之責渠所居相去甚近往來爲便而其家自有餘亦非勉強且爲人介甚與之處者只有責善追切之過而無寬縱容養之潘頃歲執父喪極毀瘠如禮今免喪兩年以母老不復往調官所以詳及之者蓋欲吾丈知其實有慕用之誠而初非內交要譽之徒耳不然不敢以拜聞也泛舟榜帖幸檢至義烏刊精義初不曾下手也所欲咨請者皆俟後便

某既拜書矣義烏欲再刊精義者兩日詢問得方寫畢而未鋟板已屬義烏相識審詢其實而就止之更數日須得耗也然婺本例賈高蓋紙籍之費重非貧士所宜勢必不能奪建本之售政使其不肯止亦不足慮若令官司行下卻恐有示不廣之嫌更告斟酌一報蓋此介往反不過半月足可商量也然尙有所疑者君子之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巨細大小爲根本

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者意其爲心之正旣而以雕鏤之費用度之乏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於自恕而浸與初心不類乎此非不識痛痒蓋吾徒講學政須於日用間就事上商量似爲親切故欲以未達處請教耳觀其生志未平之意亦恐當深玩也

某待盡倚廬哀苦日劇爲學固不敢自怠然塊處索居無師友發明之益殊自懼耳仁說及往來議論婁嘗玩繹所謂愛之理蓋猶日動之端生之道云耳固非直以愛命仁也然學者隨語生解卻恐意思多侵過用上舉其用而遺其體立言者雖未有此病而異時學者或不免此病矣

再答長沙書因性有仁故情能愛一段剖判明白而命辭卻無病

夫子罕言及言仁之

方之意願詳思之薛士龍自湖歸溫經從相聚半月甚疑渠甚願承教而無繇也今鬻書人告歸略此附承起居度其到遲速未可前期故不暇詳悉劉質夫墓誌嘗有之否或未有告批示當納上菴僧榜帖人已納去已到否

某闔戶待盡奄奄僅有餘息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之益日用間視

向來稍不甚廢情收斂持養雖未免有斷續卻無斬獲計功之病每
取聖賢書平心玩誦雖未甚得味然漸覺少向來口口揣摩之失儻
蒙時賜教督俾得警省不勝厚幸魏元履不起甚可傷後事種種想
皆出調護某有其子慰書敢望附達薛士龍歸途道此留半月向來
喜事功之意頗銳今經歷一番卻甚知難雖尙多當講畫處然胸中
坦易無機械勇於爲善於世務二三條如田賦兵制地形水利甚曾
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渠亦甚有惓惓依鄉之意義理不必深窮
之說亦嘗扣之云初無是言也長沙嘗得書否近亦累月不聞問也
通鑑聞嘗有所是正亦旣鏤板果否恨未得一見也今因新興化潘
守經從云專欲求見恩恩附此起居它所厚爲斯文護重
某待盡倚廬哀苦日深它無足言者示諭愛之理動之端兩字輕重
不同細思誠然蓋愛者仁之發仁者愛之理體用未嘗相離而亦未
嘗相侵所私竊慮者此本講論形容之語故欲指得分明卻恐緣指
出分明學者便有容易領略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工其原殆不可

不謹也長沙近得書亦寄往復論仁及新定語孟諸說來論議比向
來殊深穩平實其間亦時有未達處旦夕因便當往商推也令嗣猶
未聞來音不知今尙留膝下或已卽路若遂成此行與眾中質美勤
苦者游處相夾持想亦不無益所謂劉質夫墓誌上內永嘉諸公遺
事當屬薛士龍訪求士龍之歸蓋以近郡多有難回互處故不能安
耳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引辭今有報否格以近制以事勢觀之恐
未必得伸祠祿正協周之則受之義獨改秩有當商量處然前代於
賢者不能致而就官之者蓋多矣竊謂少逡巡而受之可也若確然
不回則名愈高而禮愈加異時有難居者耳君子之謀始終皆舉之
要須審慮也令嗣氣質甚淳已令就潘叔度舍傍書室寢處不在同
其家
窗者乃叔度之弟景愈字叔
昌年三十餘甚有志趣有意務實相處當
有益叔昌亦自工於程試足可商量五六年
前嘗爲太學解魁近三兩歲來創都放下
舉業專意爲學已立定謀程
令嗣當自寄呈唯每日到某處則與叔度兄弟借來不許過它齋舍

雖到某處亦不許獨來蓋城市間不得不如此
過防又恐中人亦多端恐志未定或遷易耳
自餘慮之所及不敢
不盡幸少寬念也別紙疏諭以不欲滯此介未得詳稟令嗣更留一
兵在此俟半月諸事及課程見得次第當遣歸恐欲知其肄習居處
之詳也周教授論語方借看併俟遣此兵時縷縷求教此間方刊橫
渠集斷手當首拜納說文苦無善本見令嗣說方讐校昨見劉子澄
說贑州方欲刊書自可徑送渠令鋟木也洙泗言仁未合處因便望
錄示亦欲得思索也

總志亦於餘思案出

舊時所衣於世書自可證後果命歟本此將所言口本合家國身望

業與禮非皆首拜麻蕪文苦辨善本只令歸諸古曹亦知氣隆千

文特出風蓬對銷刺衣計香符與彭此兵和錄錄北齊世問衣氏對

且古為刻半日備專文類若原終大異當彭類亦於世問衣氏對

不懸率少震念此眼珠起前之木本前是也天利利與公同更出一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七

前市問不語不取此 日他事之代又不煩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八

尺牘二

續金華叢書

與朱侍講

元晦

杲哀苦待盡無足言者日用間比向來頗似不甚怠而工夫亦知可
向前無銷沮徘徊之意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殊自懼耳引辭曾得
報否不爲已甚之義恐亦須玩索耳令嗣到此半月諸事已定疊朝
夕潘叔度相與切磨勢不容懶某亦數數提督之見令編書疏訓詰
名數蓋旣治此經須先從此歷過飯後令看左傳舉業已供兩課亦
非全無蹊徑但不曾入眾故文字問步驟規矩未如律令久久自熟
矣凡百不須掛念慮周教授語解看得平實有工夫雖章句間時有
所疑要是有益後學如所謂譬如登高勤勤積步及升其極咸在目
中無非實見凡此類樣轍殊不差也浙東諸郡秋旱歲事甚可慮閩
中不知復何似比聞五夫旁近料理補助已有端緒不知其詳如何
頗聞豪右間有旅拒者或不免封倉送郡之類此於時位頗似侵過
恐更須於意必兩字上點檢伊川莊上散藥謂只做得此等事此意

可玩也耳目所接疾痛凍餒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於時位則有所止乃仁之義也莫若擇其可告語者至誠勸率之其不可告語者容養而使之自發足矣就上增添便成意必自葉知根所當加澄治之工也

某哀苦如昨令嗣在此讀書漸有緒經書之類卻頗能誦憶但程文未入律今且令破三兩月工夫專整頓蓋既欲赴試悠悠則卒難見工也此段既見涯涘則當於經史間作長久課程大抵舉業若能與流輩相追逐則便可止得失蓋有命焉不必數數然也劉子澄已改官部中以近郊祀不給假尙留臨安薛士龍七月後以疾不起極可傷其爲人坦平堅決其所學確實有用春來相聚比舊甚虛心方欲廣咨博訪不謂其止此也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每思學者所以徇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工有不實若實用工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示諭懇辭曲折謹卽作韓丈書縷縷如來示政恐諸公未必能相體察耳淵源錄外書皆領旦夕卽遣人往汪丈處借書永嘉事迹亦當屬陳君舉輩訪尋當隨所得次第之淵源序錄本非晚輩所當涉筆然旣辱嚴誨當試草具求教但服制中未嘗作文字須俟來春祥祭後乃可措思也祭禮聞久已裁定因便望錄示幸甚受之課程不輟亦每督趣之不敢自外也

某罪逆不死奄復祥除追慕荼毒益無生意它不足勤齒記懇辭不知曾有報否政恐未必得通然以目下時義論之亦只得靜待順聽也受之近一兩次作義方有意思更整頓數月須見次第矣士子登門者想不乏亦有篤實可望者否某竊謂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政須隨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悻而後啟之者全在斟酌也又往來講論一問一答謂之無意嚮氣味則不可然歇滅斷續玩歲愒日終難見功須令專心致志絕利

源凝聚停蓄方始收得上某自看得頃年悠悠政坐此病故恐誨誘之際不可不知耳向來所論尤溪所刊一二種書猶未拜賜因便蒙付示爲幸

某釁逆餘喘遂經除祥荼毒殊鮮生意今歲以韓丈來此舊相聚士子頗多恐其間或有門戶詆謁之類自正初一例謝遣掩關蕭然無復它事但與有志肯爲學者數人過從遂得專意讀書入細點檢欠闕鹵莽處甚多向來悠悠真是爲己不切耳然既往者追計何益繼自今當勉自鞭策庶幾日用間不至虛過惟望時賜箴警乃幸比看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運天下爲公意思蜡賓之歎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爲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爲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論胡氏乃婁言春秋有意於天下爲公之世此乃綱領本源不容有差不知嘗致思否

某祥祭又復改月追慕荼毒無復生意數日前攜受之及兩舍弟過墳旁十數里至小菴中在瀑泉之下山水雄峻人跡罕到耳目清淨

殊可繙閱也自春初謝遣生徒應接既簡遂得專意讀書亦漸似靠實但相遠未得質正咨請爲恨耳所諭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少點檢故發衷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論迺完粹耳吳林老之說就解論語上看則有味原其所發則渠平生坐在記誦考究處故凡見何必讀書之類辨之必力其發亦自偏也揀擇時文雜文之類向者特爲舉子輩課試計耳如去冬再擇四十篇正是見作舉業者明白則少曲折輕快則欠典重故各舉其一使之類爲耳亦別無深意今思稽其所做誠爲至論此等文字自是以往決不復再拈出非特認其出而已也禮運誠是展轉附益之差但胡氏以此爲綱領則可疑耳學記中庸集解及它石刻皆領學記所論甚正但序述縣尹語言微似過重若深造自得等語雖曰文字之常然聞石子重乃篤志於學者吾人分上所以相期政當損飾就實耳大抵論義理談治道闢異端則不當有一毫回避屈撓至於說自己及著實朋友只當一味斂縮時義與工夫皆當然也集解序引

指出高奇等弊極有益但李翱似不足言而袁公問政以下六章雖載在家語皆同時問答之言然安知非子思裁取之以備中庸之義乎有未然處望見教

某荼毒不死遂經吉祭摧傷之餘形神可想初擬少定丐祠今猶復宿留也雖生業甚艱然比來伏臘調度損之又損所求於世者益寡若得免與之相聞則大善耳塊處爲學殊無進益差自慰者臺臺向學之意頗似勝前而日用間甚知難亦卻不至疑沮自此庶幾箴誨不爲虛辱游從間亦有三數人志尙資稟甚可望政坐譴薄無以發之用力於平易明白而時警策之古法政如此講論之際不敢不推此意也外書淵源錄亦稍稍裒集得數十條但永嘉文字殊未至亦婁督之矣弟子職女戒溫公居家儀甚有補於世教往在嚴陵刊闕範亦是此意但不若此書之徑直所惠兩帙皆弟子職而女戒都未之領不知亦有刪削否如和叔妹章句語蓋多有病也

竊承遜牘再上竟遂奉祠之請雖易退之風足以興起薄俗然善類

爲國長慮者蓋莫不撫然自失也某屏居方幸藏拙諸公竟不見置
眞所謂舍蘇合而取蚌蛭之轉者但反覆思維終不可解之說不免
一往供職往者臨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於不思或委
曲求濟而失於不直大抵誠意淺薄將以動人悟物而手忙腳亂出
位踰節處甚多憂患以來雖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
十存四五今復遽從事役夙夜自懼未知所措素荷愛子教誨之厚
敢望痛加砭治以警發不逮至望至望受之相處累年深愧無所裨
益某既往臨安隨分有職事恐講論濶疎故不欲攜行只今遷過叔
度書院不知令且歸侍旁唯復尙留發一聽財處也某近嘗到會稽
李伯諫數次聚話祖述李周翰之說不敢復回其所攻排伊洛諸說
亦皆初無可疑者自是渠考之不詳耳報狀中見辭免文字藹然甚
得告君之體聞上意甚倦倦且欲除職卻是諸公不承領兩日後復
將上則令少緩當時此命若下雖無可受之義但人主尊鄉賢者蓋
盛德事惜乎不使天下聞之耳名高責深重之主眷此地位政未易

居惟覬深圖所以進德修業慰答上下之望某旦夕爲之官計度郊前可到輦下迫行作此留叔度處附達它未暇及

某到都輦已將兩旬一番醜酢初定但徽錄已逼進書而其間當整頓處甚多自此卽屏置它事專意料理所幸院長及同僚皆無齟齬但期限極迫纔能訂正其是非不至倒置而已其它繁蕪舛誤皆力所不及也諸公蓋有區區之意隨事補益亦時有之第於清原正本處欠工夫故每每倍費曲折而左支右梧之不暇耳受之前書已嘗拜稟不知且留叔度及舍弟處或令歸侍旁惟所財處也深居玩養想日益精邃有可發藥望時賜誨示

某供職亦旣踰月以史事期限迫促殊無少暇它亦不足言者中間受之之歸聞以尊嬭屬疾其行頗速後來詢訪自建寧至者多云疾勢不輕方作書問范伯崇區區不能無憂不知已有退證否前此便中辱書賜非忠告之深何以及此某自抵此於當涂諸公無所親疏蓋鄙見偶與來教所慮政合目前善類單寡若又揀退恐益孤危耳

今因黃丞行略此附拜起居未繇會晤敢乞厚爲斯文護重

歲時黃仲本行旣上狀矣是時雖聞尊嬭音問不佳而未得的報故不敢拜慰近舍弟轉致誨字乃知所傳不虛累日悵快不能自釋也示諭明白勁正誠中近歲諸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雜患失之病豈能有所孚格到此兩月此等議論盈耳塞胸忽聞至論心自洗然爲之開明也某輪對初謂在三四月間近乃知所謂閤門舍人亦輪對班序在下如此則須迤邐至五六月也鄭自明遷小著亦可見主意未嘗以狂直爲忤第人自不肯展盡耳陳仲舉已到官近來議論卻簡徑無向來崎嶇周遮氣象甚可喜也

某官次粗遣自前月進書後頗有暇日館中無事亦可隨分讀書但浮沈眾中無能短長每自愧耳對班猶在七八月之間雖不敢不自竭政慮淺薄無以動寤耳有可儆飭者因便毋惜疏示幸甚見應仲說比來復有族嫻之喪亦費料理而孺人葬地猶有所未定今莫肯就緒否人事書問之類亦莫有可簡省者否精神氣力稟賦要有限

不可不厚爲此道保惜也匆匆作此轉託張元善轉致其遲速未可知故所欲言者不能詳布

某到官行且半歲雖職守所及不敢不勉然不過區區綴緝簡牘外此無所關預低徊隨眾殊以自愧對班猶在兩三月後有可警誨者毋惜詳悉批示不勝願望尊嬭想已得地不知安厝有日否陰陽家說要不足信但得深密處足矣日來書問人事亦少簡否悼亡之後氣血豈無耗損聞尚茹蔬此殊非便切須隨宜肉食以自輔養也

史丞相來日渡江將迎又一番擾擾也日來可與晤語者益少蓋在此風俗中立腳不牢者往往波蕩僅餘三數人又皆力弱不足爲軒輊耳

某官次粗遣無足言者對班不出數十日間愚慮之所及者敢不展盡政慮誠意淺薄無以感動耳回互覆藏徒爲崎嶇決無所益此病久已知之矣史事以文籍不備闕遺處極多但是非邪正所繫不敢草草也李儀曹所論文格竟爲羣議所屈大抵習俗移人之深每事

扞格類如此殊可歎也葬地已有定卜安厝莫須有期莫若隨分蚤
了爲善近事即報中當得之章辰州歸偶值政有一番出入奔走無
少暇略此附承起居它祈以時厚爲斯文護重

某冗食三館比又冒著作之命益重愧畏鉛槧事業雖粗不廢但此
外無一毫補益耳日來善士間有一二還班列進對者亦時聞昌言
但力微執弱終莫能有所軒輊此憂國者之所深慮也桂林以其子
病甚殆力請去遂得湖漕遂可出嶺亦是一事劉子澄近喪其兄甚
可念亦嘗通問否聞清湍度夏想爲沉甚適但或者傳著述探索過
苦要須放令閒暇從容爲善劉淳叟舊從二陸學今釋褐還鄉專往
求教敢望不倦誨誘蓋往歲某爲學官與之游處甚久見其有志而
質美士人中不易得也近有宣諭付史館謹錄呈天語眞王者之言
但對揚殊欠語言耳告不必廣示人爲幸淳叟到遲速未可必故不
及詳布它祈厚爲斯文護重

某官次粗遣邇來同舍例權郎偶占禮曹雖目前文書極簡省然偶

有討論便繫禮典責任實不輕也長夏不知愒息何地密菴去山大
近嵐霧蒸薄要非可久處之地卻是寒泉平曠於度暑爲宜耳比得
桂林書猶未聞移漕之命計今當出嶺矣書中具道所以箴戒傲厲
之意不勝感悚去冬舍弟轉致教賜一一深中膏肓之疾朝夕玩省
不敢忘獨所論永嘉文體一節乃往年爲學官時病痛數年來深知
其繳繞狹細深害心術故每與士子語未嘗不以平正朴實爲先去
夏與李仁甫議文體政是要採此弊恐傳聞或不詳耳前此拜答時
匆匆偶不及之非敢忽忘也人苦不自知離羣索居尤易得頽弛惟
覲繼此時賜砭治不勝厚幸石子重袁機仲時相見子重已請得般
家假七月初當可去此機仲輪對亦卽在數月間日來輪對者亦間
有正論雖塵霧未必能裨益要且得氣脈不斷耳
某館下碌碌無足比數但史程限過促又文海未斷手亦欲蚤送官
庶幾去就可以自如以此窮日繙閱它事皆廢每思往歲所謂范淳
夫看忙時書未嘗不欣然獨笑也目前益復不強人意雖私竊懷稜

不卹緯之慮在事者踪跡素疎既無繇與之深語從班一二公又復力不逮心滿懷悞塞無所紓寫徒以職在鉛槧猶粗可藏拙然要非所安耳欽夫猶未得長沙書近有兼知鄂渚之命鄉云欲請祠猶未見文字到或傳已索迺吏未知信否今外郡猶可行志苟其子葬畢體力無它且往之官言自無害也燕居必甚安適中間服餌小誤雖知旋即平渝調護莫已復舊否石子重比方謁告欲還天台而有奉常之遷又須俟一番禮數了乃能就道也

某冗食册府已十閱月空餐亡補徒積愧負對班不出此月下旬雖愚慮所及不敢留藏但慮學識晡昧誠意淺薄不能有損益耳聞纂述甚勤竊謂憂傷之餘且須休養舒適使血氣完復不宜使形神太勞非特衛生之經應爾以進道言之亦須平衍寬暢然後充大長楸也靜江近復喪耦甚可念請祠已不允若再三申請恐可得也

某冗食館下行已及期雖職業所及勉自鞭策粗不曠廢但目前可告語者極鮮雖私懷羨不卹緯之憂無所展布惟竊愧負耳芮氏嫺

期在歲暮長年甚覺勉強但理不容已也靜江時得書喪耦後頗無
況求去見卻執須申前請耳

近因便拜書當既呈徹恭審分符南康雖未足大尉善類之望然緼
積之久小見諸行事亦吾道興起之漸所繫政不輕也去就想有定
論某竊謂起家爲郡乃前輩常事而軍壘地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
嫌遠方事事自如可以行志非此間局促如轅下駒之比前後除目
無如此穩貼可受况吾丈平昔惓惓君民之念至深至篤今幡然一
起上可以承領朝家善意下可以澤一方之民而出處之義攷之聖
賢亦無不合若謂今之州郡不可爲則朋友間隨其分量得行其志
者亦不少况學力之深德望之重又在僻遠之地亦何齟齬之慮耶
堂帖專納上幸視至秋清不審尊體起居何似亟遣書未暇它及劉
樞之亡可爲天下痛惜不知旅匱已至里中否張欽夫亦候葬其子
卽之官矣它惟厚爲道義自重

南康見任人趙彥逾已赴召張戒仲復殂乃是見次諸公所以對

酌以小壘相處政欲可受切不可作郡之時至於再則似長往不來者之爲非
中道也

今早發南康堂帖行方拜書矣適右揆送勅令上納且俾作書敦勉
竊謂前後除目無如此除穩愜蓋軍壘地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嫌
遠方自如無掣肘牽制之患吾丈平昔惓惓君民志念未嘗少忘幡
然一起既可以承領朝家美意又可以澤及一方使世少見儒者之
效所繫自不輕也善類衰微元氣漓薄稍有萌動政當扶接導養雖
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
我也目前相識作郡粗能行志者不少況學力之深德望之積上下
自應孚信亦何齟齬之慮耶若意未能已猶欲自列須令其辭平穩
若不允則便宜受命不可至於再也苟懇辭不已紛紛者便以長往
不來見處甚者將有厭薄當世之議使上之人貪賢樂善之意由此
少怠亦可惜也匆匆再此布稟它惟厚爲道義護重

某伏蒙疏喻卽以達之當路凡雅志所欲言者悉爲啟白而貪賢之意確然莫奪遂以向與劉圭父議者與之商量今不許辭免旨揮與任滿奏事偕下詔旨旣嚴又省往來之勞斟酌得亦曲盡恐當勉強一出以承美意若到官或有齟齬則如陶彭澤翩然賦歸山林之樂蓋未失也若深關固拒使知吾意之所存無幾而滔滔之徒便有憤世疾邪之論矣使義果不可出則此等議論本非所計今幸不至此何惜不少逶迤以全大體也劉樞託孤蓋以終身相付暫出年歲間固非所校陳相入對甚忠懇一兩日卽之官矣所論東漢末事因便望錄示子澄處雖可轉致然道里繚繞未能亟見耳密庵事近南安家叔方到卽以曲折具稟家叔云已嘗有文字拜託一面別擇僧令舍弟納去不知已到否鄭自明力琢磨之甚善渠比之流輩卻無脂韋顧惜意思但失在不學倘自此能用力蓋未可量也張欽夫亦兩月不收書當是道中不暇耳遽中略此附問它祈爲道義自厚

某冗食館下秋毫無補日惟愧慄不允之命旣下又許徑之官恩意

既隆厚而所以相處者商量亦得曲盡揆又云已自親作書相勉甚
詳竊謂仲尼不爲己甚恐須勉爲一起以承領上意況今陳相爲帥
丁子章潘德夫皆素相慕用王齊賢顏魯子亦士類也到郡想別無
齟齬若隨分可少蘇疲瘵使世見儒者之效於斯文非小補也苟確
然不反卻恐似長往不來一偏之行而異意者轉益紛紜切乞深入
思慮爲幸近潘鹽劾南康簽判遷延不發近吏并乞催趣赴任皆得
旨揮今再以堂帖拜納度此事勢雖雅志倦於應接恐須勉強到官
若果不可爲則引疾丐祠卻是熟事甚易爲力若或再辭或道中俟
命則此間未必有相察者轉見牢攘也想高明必深悉此程泰之禹
貢圖如欲寫當一面爲鈔文海近方略成次序止於南渡前蓋不如
此則無限斷也俟去取得當卽以目錄拜呈以遞中略此拜稟它祈
爲斯文護重

某伏蒙垂喻固深悉雅意卽一一達之豈路而其意確然不移又以
已有不許辭免旨揮不敢再將上遂復有趣行堂帖謹以拜納恐須

免強一至治所若相事勢果不可爲則引疾丐祠卻是常程事辭免則礙旨揮到任丐祠則非辭免也又載疾之官亦見奉命之共纜文字到便可得卻無今日許多牢攘也況江東帥漕憲鹽皆舊相知或素慕用上下相應當無齟齬或粗可施展使一方之民息肩亦豈小補哉欽夫得書亦以爲須一出爲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爲用於大體卻有害也程侍郎禹貢圖涵叔昌曾錄得可徑問渠取不然稍暇亦可錄去黃叔張陸辭甚見領略一二年來小小灌漑豈無萌蘖之生但寒者眾耳專介回謹此拜稟乞爲斯文護重

論語精義近得本日夕玩繹類聚皆在目前工夫生熟歷然可見與分看甚不同此間學者多欲看而難得本告諭販書者令多發百餘本至此爲佳序引中說魏晉及近世講解此意尤好但中間說橫渠及伊川門人處如伯夷伊尹與顏曾等語卻似筋骨太露耳更潤色令意微而顯乃善蔡子資質在流輩中頗惇厚對策病痛前此固嘗

面諭之矣委曲之說誠切於近日學者之病計校避就真是私意比
看易无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然自
失因思去歲給札當時本意欲俟數月間得對展盡底蘊故事事未
欲說破緣此回互卻多暗昧處此政易傳之所謂邪心也來教藏頭
露影等十數語句句的當敢不虛心敬承繼此如有舊病餘疾切望
不可一毫放過痛加砭治乃幸

危論駭世清風激時不記曾有此語意與此相近亦不可知恐聽傳
或轉了語脈耳然夫子所謂危行言孫與夫孫以出之恐卻須深留
意蓋隨時如此則處之者如此乃易直之理與回互避就似不相干
不知是否陳同甫近一二年來卻翻然盡知向來之非有意爲學其
心甚虛而於門下鄉慕尤切但渠目下以家事勢未能出兩三年間
必專往求益也長沙卻常得書亦彼此時有所講論也

近麻沙印一書曰五朝名臣言行錄板樣頗與精義相似或傳吾丈
所編定果否蓋其間頗多合考訂商量處若信然則續次往求教或

出於它人則雜錄行於世者固多有所不暇辨也

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工夫初不可偏學者若有實心則講貫玩索固爲進德之要其間亦有一等後生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便略見彷彿然終非實有諸己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訓誘之際願常存此意夫子教人亦有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之別如堅確有志實下工夫者自當使之剖析毫芒精講細論不可留疑如初基仁入者似未可遽示之所見未到之理卻恐其輕看了也然亦非謂使之但力行而以致知爲緩但示之者當循循有序耳

諧俗以自便有此病痛者滔滔皆是談空以爲高眼前卻不多見蓋異教桀黠者皆盡而士人多墮在苟且委靡鮮有能自開戶牖者今所患者吾道之未明而異端則非如向時之熾然也

淵源錄事書藁本復還納此間所搜訪可附入者併錄呈但永嘉文字裏往督趣猶未送到旦夕陳君舉來當面督之也淵源錄其間

意有欲商推者謹以求教大抵此書其出最不可早與其速成而濶略不若少待數年而粗完備也汪丈說高抑崇有伊洛文字頗多皆其手澤故子弟不肯借人已許爲宛轉假借若得此則所增補者必多推此類言之則毋惜更搜訪爲善只如語孟精義當時出之亦太遽後來如周伯忱論語橫渠孟子等書皆以印板既定不可復增此前事之鑒也橫渠集續收者本欲便刊以近得張丈書復尋得一二篇俟其送至乃下手此亦開板太遽之失也

某病體萎痺雖無加損卻無它撓爲況亦甚安適也張五十丈遂至於此痛哉痛哉聞時適方飯驚愕氣通手足厥冷幾至委頓平生師友間可以信口而發不須揀擇只此一處爾祭文謹錄呈雖病中語言無次序然卻無一字妝點做造也丐祠復不允勢難再煎迫諸公又目前亦無太齟齬可決去就莫若暫爲小安計整頓郡事爲善其詳口授舍弟拜稟它乞厚爲道義護重

降付後省之說必是虛傳此間卻不聞也尋常條陳利害文字乃送

後省看詳若深於此者有時或宣付宰執略看卽復進入少有付外者似聞揆及新參皆常於榻前調護以近例觀之縱使無人調護亦不至有它甚不相諒者不過以爲好名耳此得檢正舅氏書云嘗得來教微及有所建白之意如舅氏之靜密固自無害萬一於其它親舊書亦復及之則非密贊聰明居以俟命之意至於播揚招悔吝尙所不論繼此望深以爲戒也交印之後旣不過三季若郡中別無大齟齬不若安心爲之整頓郡計俟終更還家然後請祠最爲穩當鄭景望自寧國歸過此渠亦是未滿前年歲間不曾通政府書直至細滿亦無問此法自可用也保養姦兇以擾善良固君子之所耻要當無忿疾之意迺善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須使人入境問俗便覺此氣象若霜雪勝雨露則不可也陸子靜近日聞其稍回大抵人若不自欺入細著實點檢窒礙做不行處自應見得渠兄弟在今土子中不易得若整頓得周正非細事也受之所謂建家廟初不能備廟制但所居影堂在堂之西邊位置不當又去人大近不嚴肅廳之東

隅有隙地前月下手一間兩厦頗高潔秋初可斷手作主只依前所
示祭儀中制度時祭及朔望薦新之類亦隨力就其中樽節耳宗法
春夏間嘗令諸弟讀大傳頗欲略見之行事其條目未堪傳家問與
叔位同居向來先人以先叔久病之故盡推祖業界之後來看得兩
位藐然卻無係屬處今年商量兩位隨力多少措辦一項錢共祭祀
賓客等用令子弟一人主之今方行得數月須俟數年行得有次序
條目始可定也受之近日漸解事性氣方亦減同舍間及渠家上下
皆稱之殊可喜也伊川和靖墨蹟已刊向聞刊康節詩因便求一本
某近日看書甚少每早飯後卻不復繙閱如詩方整頓到車攻蓋每
日只理會一章或兩章可見其少也新簽間是士龍宗族往時卻不
曾見士龍說及不知其人如何周子充入參雖不能大有所正度亦
必時有微益尋常病中不會特作臨安書俟渠或有書來自當盡誠
告之也定叟以喪事請祠差慰人意因書望時有以啟告之父兄擔
子雖不易承當若隨分數勸得些少於渠門戶非小補也王信伯集

初謂印板所刊必多此數篇則舊固見之矣今復還去
丐祠雖未愜雅志然諸公不欲賢者家食雖未必由衷然亦善意也
但有畏不能容賢者之謗比之全不分皂白者亦有間矣張荊州病
中請祠亦有苦勸當途令從其請者亦以向來之嫌畏人議論不能
容之遂堅不肯從但作帥與小軍壘不同但須內外至誠相與首尾
相應迺不誤事既非心相與則自有首尾衡決處如來教數條皆是
也符節在身不得擅去此所以憂而至於病病而至於死每誦量而
後入不入而後量之語爲之泫然至於南康地既非要害民又非浩
穰雖事之不如人意處固多然無旦夕立至之憂若且耐煩忍垢拊
摩疲民苟稍戾頭緒子重繼之必能遵守使一方之民小小休息亦
不爲無補也今去終更纔半年餘耳交印後身便自由惟吾志所欲
無不可者或未終更別有除改半道引疾而歸亦甚省力陸子壽前
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鷺湖所見爲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
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近因荊州之赴深思渠學識分曉周正

如此而從游之士往往不得力記得往年相聚時雖未能盡領解渠說話然覺得大段有益不知其它從游者何故迺如此蓋五十文不能察人情虛實必如某之專愚毋它其教誨迺有所施耳若胸中多端者雖朝夕相處未必能有益也中庸論盡己之性又繼之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工夫無窮如此此豈追往事亦要高明深勉之耳五十文所作濂溪祠堂記告妝褉一本送示欲掛壁間觀省耳親舊間多相勉撤去書冊固知此理但舊所偏嗜未能頓去近亦十減五六矣如時文卻不曾與人看受之在此作課亦只是舍弟輩爲之點檢也

某病體夏中粗無它雖深風遠痺非藥石所能料理然神氣漸似完固杜門養靜亦殊有味也奏封出於忠憤懇切固不可遏上容受謹言亦不以爲忤但以鄙見言之不若積此誠意當其可而發乃深厚有力爾張五十文祭文前月已見初本今又復領後篇精義至到讀之令人泫然不惟痛逝者之不可作又竊以窺任道之志屹然益堅

幸甚願言勉之使弘大平粹則見諸行事垂諸方冊皆可以爲後學
模範吾道之幸也大抵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遇物此一
分依前張王要須融化得盡方可爾來論所謂未得力恐只是用力
猶未至耳自己工夫緊切則游從者聽講論觀儀容所得亦莫不深
實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白鹿洞記摹刻精甚但淺陋無所發明祇
增愧怍它石刻皆已領盛熱不能多作字謹口授舍弟拜稟它祈爲
斯文崇重

稍不上記政劇傾仰伏辱手教并墨刻不勝欣懽旱熱甚廣不知封
內近得雨否荒政措畫次第無所不用其極尋常小郡患於叫喚不
應如南康今日事體則不然苟爲民而屈至誠懇惻無疑外入細商
推使彼可從自應有濟但恐辭氣勁厲在事者便謂欲獨爲君子愈
扞格不可入爾其它皆高明所洞達獨此說似可爲獻也再祭張五
十丈文本以告逝者復何所嫌弟不必示不知者爾前書拜稟蓋謂
世衰道微正欠人擔荷此事幸而有之唯願其進德脩業日新又新

僕學者有所矜式而已非於此有所疑也示諭自反深切益令人歎服當仁不讓檢身若不及兩句初不相妨堅任道之志而致細察之工乃區區所望也新參非無倦倦之意但病在力不足往年相聚論之熟矣比因答書亦嘗詳告之政恐未必能有益也

受之日來儘解事唯是志向非它人所能與每相見亦未嘗不盡區區也某病體只如故但無求痊望愈之心度歲月卻不覺費力省思慮之戒敢不佩服尤延之說祭文極是蓋當時傷感之意多自應迫切耳詩說止爲諸弟輩看編得訓詁甚詳其它多以集傳爲据只是寫出諸家姓名今後生知出處唯太不信小序一說終思量未通也其它受之當能道已詳語之矣餘乞爲道此重

某病倦稍不上狀倦倦弟有領鄉疚心荒政聞極勞瘁然到得措畫不行求牧與芻而不獲便有歸諸其人之義不必耗損神氣所繫殊不輕也一月前得原伯舅氏書政府許求祠已專奉報想久已入文字如不遂請而郡中漸可枝柱爲飢民少留亦君子之志也但報狀

中猶未見得請何耶某病體只如舊但近常發痞又加疲蕭爾昨日
忽被堂帖還故官病廢如此尙未能出門戶況仕宦乎但虛煩除書
爲愧耳聞臨安知舊皆知其不能就特揆欲以示善意一兩日自列
乞依舊奉祠計必見聽也舊從學毛大方仲益往視其弟因欲請見
此子和易知自愛卻可與語也匆匆未能它及向寒惟祈斯文蕊重
某稍不聞問政此傾鄉受之來辱手教且能道近況之詳極以爲慰
荒政旣粗可枝梧又諸公略相應副自無辭求去只得爲民少屈以
須終更也某痞疾方安尋被除目不免親作數字懇政府甚覺疲倦
所幸相諒旣見聽矣但傳聞猶有參議官指揮病中亦何緣赴得又
須費一番書札也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習之非求益
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所關繫也痛痛張五十丈遺文告趁郡
中有筆力早寫一本見示極所渴見不必待編定亦不以示人方其
無恙時謂相見之日長都不曾鈔錄今乃知其可貴重也言之涕下
手倦不能多及向寒唯爲道義自重

某方作書畢劉平父轉教賜謹悉尋常雖未嘗預此事以吾丈之誘屬劉樞之賢敢不盡力但目前未有其人年歲間倘見有可者當關白也近有建昌士人陳剛正已相訪種種皆與人合十年來所未見也工夫淺深自是渠事大槩只是當耳渠今冬來春爲五夫之行如此等人方始不枉與說話也

某手凍未及拜書祠官幸已得請自此遂可奠枕矣解組不遠至時趣子重來合符而歸最爲上策切不須求祠恐諸公意不過別有除改卻是自引惹也

便中伏領教字殊以尉懌前日見邸報江西之命聞尙有兩政闕足可優游求志想甚稱愜也某病體萎痺雖不可復料理然意緒日日增勝觀書亦粗有味舊來寬弛昏惰之病似漸刊落今方可奉承誨藥而疾病又鋤而留之徒鄉風浩歎而已前歲問疾之諾目下雖非其時它年終覬踐言也陸子靜留得幾日講論必甚可樂不知鶩湖意思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大抵

子靜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只如吾丈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所議者只是工夫未到耳在吾丈分上卻是急先務豈可見人工夫未到遂并與此理而疑之乎某十年前初得五峰知言見其間滲漏張皇處多遂不細看病中間取繙閱所知終是端的向來見其短而遂忽其長政是識其小者耳子靜許相訪終當語之也長沙之行須寄徑新治不知不以為嫌否定叟書漫納去書中欲求五峰皇王大紀及正蒙內篇若只遣人行亦乞附行也受之挈家歸五夫匆匆上布渠近來漸解事性氣亦減己是人家佳子弟但志業未甚立此乃擇師不審之咎一味悚惻而已它所厚為道義甚重

某比因南康人行拜狀當既呈徹承聞有令妹之戚手足之重何以堪任唯覲勉自開釋至扣至扣乍還田廬釋簿領之勞為況必甚安釋病廢無繇陪侍猶恃問疾之約賴以自寬耳毛椽所附手教已領此郎舊雖相從作舉業不登門久矣它所為斯文甚重

受之乍別甚思念辱書及竹紙皆收通鑑綱目且錄兩漢以上送

示只要大字

注不須

字數亦不多也

某不聞動止惓惓第劇尊仰代者必如期合符計程當已達五夫適此梅雨跋涉亦不至勞頓否某病體雖不復可料理然自去秋稍稍勉習執匕筋繫衣帶入夏來浸覺可率強飲食衣服遂不須人亦病中一快也心閑無事讀書亦粗似有味但塊然索居無從質正夢寐問疾之語殆以日爲歲耳張五十丈遺文想已鈔錄得付此介甚幸定叟書不知已附便否匆匆布稟它祈厚爲斯文保重

受之未及別書近日不知作何工夫通鑑綱目只欲傳大字此便回先錄戰國西漢寄示字數亦不多也

某病體度暑粗安前書所說著衣喫飯不復仰人其實仰人但是勉強積習僅能執捉自病中言之則稍自如耳若比平人不爲快便蓋萎痺已成沈痼非湯劑所能料理也所幸閑中浸有趣俯仰一室極覺安適度去死尙遠未爲師友憂讀書雖略有課程如詩解多是因集傳只寫出諸家姓名縱有增補亦祇堪曉童蒙耳大事記以不敢

勞力索攷有時取編過者看百孔千瘡不堪點檢且欲住手再整頓
若盡此歲以前須稍見頭緒是時當逐旋錄數段往求教也鄭景望
不起極可痛善類凋落如此奈何詹體仁近亦送葵軒論語來比癸
巳本益復穩密以此尤欲見晚年論述刊定畢併與元稿送示爲幸
受之近日肄習稍勤否資質本明爽向來在外舍深居罕出所以悠
悠今擇勤苦有志之士與之游處必須勉厲也仙洲增勝雖無繇陪
談賞然年來屋後花竹成陰隨分亦可自娛猶覬杖履一臨之也文
鑑以趣辦去取不當必多有大悖理處因筆望條示雖不可追改猶
得以警省爾匆匆拜稟宅祈厚爲斯文崇重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九

尺牘三

續金華叢書

與周丞相

子充

某八月末暫往會稽省外祖母留二十餘日乃歸初欲迺邇爲天台
鴈蕩之行偶得朱元晦書欲來春同遊須少俟之今冬遂不復出閉
門卻掃乃無一事讀書亦稍有趣第恨相望邈然無由款奉燕談每
深浩歎邇來日用踐脩之詳與夫游泳筆墨因風示以一二沃此虛
渴不勝系望子中兄官期不遷否會次望致敬仰之意劉子澄時通
問否近偶作哭芮丈十絕向來欲出數語中間憂制故迺邇至今詩
初非所習正以其往時有不敢作詩之語深愧此意聊掛延陵之劍
耳亦謾錄呈

比聞趣召之命公道所繫實在此行雖如情退之人與世久不相關
猶不能不爲善類賀也深誠體國蓋有自來竊想徒御旣次近道導
迎善氣合和朝廷乃眾正所以獨屬於門下者默觀徧察累年於此
計必有以處此矣某闔門久益有味但索居難得朋友前月末偶陳

月三
君舉來相聚山中數日殊不落莫語次未嘗不南望車塵慨然懷想也薛士龍之子比屬某誌其墓欽夫已欲爲書丹其子欲求碑額於門下君舉與其子旦夕自專拜書矣

靈洞雖得一日之款然猶恨倥偬所欲言者不能展盡繼聞西清勸講之命雖與善類同慶以久屏居不作都下親故書無由貢問便中共被手教下情不勝佩服某還舍已兩旬休惕旣定終日蕭然乃無一事但學殖不進方將深求其所未至不敢安於恬適之樂也舍弟累獲親炙不勝感荷渠亦能具道誨諭之詳皆已敬悉詮試渠初以不習舉業甚憚此行今亦且得一事了耳眷聚莫已往般挈否爲近臣體國之義所宜從容調娛裨益元氣非若匹士以潔身爲諒也垂諭館客可相伴者再三搜索面前相識偶皆不在臨安適有俞汝諧者往參太學在持志齋頗謹愿尺牘常行者略指授度亦能代匱作律賦稍工令似若來卻可與之商量雖未知趣向不足以陪談燕至於強立知見之病則可保其必無也

某一秋多在山間前月末始還城早寢晏起隨意繙書亦粗有以自適但得常頑健如此僥倖已多它非所及也邇來寵數類仍高懷澹然亦何足爲損益第治表旣見欣然爲善類喜而職親責重又恍然爲門下慮耳推轂人物實培養基本之先務第向來所接識者亦旣在鑒裁之中矣憂患以來遠跡事外後來之秀皆罔聞知故無以應命苟益充是心吝謀不倦自應多得實材也

某退藏里閭嗒然無復餘念新歲來方欲再理舊書爲十年調度但無它撓使得極意講磨志願已畢過是皆非所及也前此聞端尹之命唯慵惰不與世故亦欣然喜而不寐本根之地竊計朝夕薰陶深培厚養爲益旣多善類所以拳拳於門下者唯此一事自餘蓋未足言也正道不絕如綫唯冀思碩果不食之義爲斯民少屈憂國之念過於潔身則非所願望

旬日前至三衢哭汪丈逮今意緒慘愴典刑文獻盡於是矣

某屏居粗遣不足厪矜念示諭足見警懼之意然實有裨補則不必

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遽孚體國既深自信必篤若過自
退託則非眾正所以仰恃於門下之意也子上兄徧游天台鴈蕩不
勝健羨一書告爲通呈欽夫報章併拜納得付的便甚幸子澄待命
公車甚久不知已有所授否悻悻遽去固傷事體若濡滯淹時則亦
當推愛人以德之義有以處之爲善

某屏居粗遣數日前已了女子姻事自此瀟然真無一事矣意欲及
筋骸尙未衰憊考治訓詰極意繙閱至五十以後乃稍稍趨約庶幾
不至躡等也子澄待命公車莫已有所向否子上兄想已到有所授
未子中去替度不遠一行作吏豈得盡如人意惟耐事忍煩乃佳耳
某屏居粗遣一夏別無出入閉門讀書足以自娛它無足云者子澄
遭憂甚爲之駭痛盛暑遠歸不至成疾否慰疏欲乞附廬陵專便蓋
婺女絕難得便也唐與正喪母亦方兩日可傷鄭景望之去邦人甚
去思然此公論正而氣和還朝必有裨補第未知處之何如耳朱元
晦久不出勢難卽起若再三敦迫之恐亦不得而辭也魏元履恤典

鄭鑑召試皆所未聞此數事駸駸有陽復之漸竊計彌縫調護之功多矣於此倍須愛養正警懼之時也

某屏居粗安適日來讀書視舊頗不鹵莽若得十數年休假無它病撓惱於句讀訓詁間或粗有毫分之益也祠祿至十二月初乃滿冗食官倉甚覺不安若自此復得一兩任則南畝銖積亦可供伏臘便不須仰祿矣情退之跡不欲自通於諸公若是時吾文猶在朝爲致一言甚幸今未須也沈叔晦直諒確實士人中極不易得莫已有所授否劉子澄絕不得書念之每往來於心也潘嚴州女子適其弟在婺往還甚熟爲郡有愛民之意甚知敬慕所以欲達姓名之意無它恐州郡間時有合整頓利病欲得咨稟耳

某近自婺來越省外祖母弛擔始見除目竊知獨出推轂之力前書所以拜稟復求祠祿實繇向來一出講論滅裂病敗如牛毛憂患以來涉歷難艱讀書方似粗有蹊徑意欲更得數年之間極力尋繹今復驅馳之遽從事役愛念則厚然非所以長養成就之也名在仕版

身非已有豈敢苟遂私志但離婺時都無所聞數日間須且歸治行
裝到家已是二十左右而提舉叔祖母葬期近在此月二十六日勢
須過此乃能之官後月初四五間當得瞻見某以韓文所遣送堂帖
人在婺未來未有被受故未能作政府書敢告先爲白諸公并及行
期曲折幸甚

近辱教況下情不勝銘佩某病體入冬來差覺勝前但手足腰髀時
有堅強處故未自如耳藥物日進三四服未嘗廢炙艾醫者或云血
本少用火則益燥涸以此猶未決也請外見卻近臣與國同體不得
盡伸己志君子在朝要自有不知之潤也欽夫旣按吏未報而復遣
本州倅往攝事彼安得不猜懼其處事誠太疏因書當規之但施行
旣爾遠方觀聽便輕緩急必號令人不動非獨渠私利害也旬日前
報狀中見黃德潤初對文字藹然真吉人之言可爲善類賀令嗣聞
已赴官侍旁莫別有弟姪相伴否匆匆拜稟它祈厚爲斯文愆重
見加恩諸制愈出愈新略無倦筆所謂方叔克壯其猷者也持此

求退不亦難乎一笑

某積釁所鍾新婦竟至天折悲悼殊不能爲懷病中復遭此戚極覺
委頓兩三日來始似粗可撐拄恐遠貽憂念故力疾作此拜稟明堂
後自列甚善逶迤許久倦倦之義固有所在暫均勞佚茲其時也子
澄近亦得書誨諭深所降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古人政如是耳文
潛不擇劇易自其所長但不知幕下有沈厚持重好謀而成之士否
元晦聞丐祠甚力前此固嘗勉其耐煩度終不能俯仰久必多與物
迂不若聽其去乃所以全之也

某近領手帖殊以慰懌病體幸無它靜養順聽胸次甚泰然今秋舍
弟又得一子遂了得立後及幼弟奏補兩事樂天詩云我人間事
了人僥倖殆類此語也比見奏請依字文字鄙意恐不須上前史乃
美儲宮之恭畏非謂其餘臣下在禮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地遠
者固無嫌也秦漢以後只患上太尊下太卑如地天泰畫卦之意恐
卻合常及之也不相樂者無事猶欲造言安知不有趙野君主天王

之嘲乎自病廢來邸報中事豈復關心天寒作字費力寫至此已五六停筆此意似可念也劉純叟時相見否少年未諳歷與之言宜斟酌恐併累舉主耳一笑如徐子宜雖劇談卻不妨也令嗣小緩之官甚善它所厚爲善類護重

某游辱教況不勝感尉春來氣候不齊醫者深戒作勞故久不拜狀然倦倦尊仰則未始忘也其病軀萎痺雖無增損然心閑事省神思卻勝前冬侍坐時但常保此幸已多矣欽夫之傳極爲之驚憂第細觀牘尾乃二十七日距二日已兩旬不應江陵尙未申到猶覲消息之不眞也元晦爲人不耐前此婁嘗箴切之候有便當委曲曉譬但不若調護且令得祠乃所以愛之也

某病倦久不得拜狀便中伏辱手筆下情不勝欣慰自聞公得政雖爲廟社生民賀然天下之望稱塞竇難亦私爲公憂之翟公巽所謂視成於牒檢者施於薄物細故則可耳至於消長安危所繫則當念茲在茲無所不致其力雖大臣與國同體起福無形消禍未萌不及

汲於自見苟弗替此心善觀國者要自知之若有所懷而不盡力不足而遂止則非明主獨察於眾訾漂搖之中遂授以政之意也至於虛懷盡下以公滅私雖公之所素期然歐陽公每以平心自許濮議之成蓋在治平之後辭氣尚有餘怒況諸公交疏之際乎以此知臨事之難也張荊州聞已葬亦嘗有數語哭之原伯舅氏處有本雖止敘交契度唯公可見耳朱元晦條具民事而及其它不爲中節獨賴仁人君子共保持之耳繼此如復求祠苟遂其請乃所以全護之也君舉衝暑罷歸可念亦是大喜事不老成之病遭此未必不有益耳某沈痼雖非藥石所能攻然習慣如自然處之亦甚安適但得廟堂之上主張元氣俾得與鰥寡廢疾者俱安於蓬蓽之下志願畢矣杜門絕不接外事間有能誦新政之美者意欣然欲聞之及陳其目乃不過計資格之毫釐核案牘之差舛雖未必得其真然時難得而易失唯覬專致力於大者遠者以穉塞君民之望李仲信李脩相繼逝去乃翁其何以堪不知曾得近問否甚念之也鄭自明奇禍如許可

九虎三
三
駭可痛渠平生雖欠琢磨然習俗方患軟熟此士豈易得耶客或道
王謙仲奏對差強人意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如房杜之持眾美真大
臣事也舅氏將漕江東於奉親良便韓丈時通問爲沅甚安朱元晦
境內大歉聞告乏於朝或未有以周之姑聽其去若何近歲書生例
多疎脫所繫亦自不輕非公其孰念之

某杜門待盡忽被除書朝廷記憶收拾之意則厚矣病廢如許寧有
能拜命理此公之所深悉唯望力賜調護早如所請復畀祠祿不勝
幸甚勸導調娛忍恥以濟國事雖前輩何以加此但近世職無大小
多以趣過目前爲俗眇然爲國家深計長慮善類不敢望之它人也
朱元晦近日曾求祠否向時得渠書云民間事尙可料理最是軍糧
無指擬日夕寒心甚爲渠憂之不知今如何劉子澄經年不聞問嘲
姍乃天資未重之病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不妨有益也
某祠祿雖滿在來春旣經除官舊任已罷若從所乞奉祠自可別給
敕理任庶幾自此兩年免得以斗升之累瀆廟堂耳

某控辭曲蒙賜可又且憫其貧病處以帥幕朝廷之恩意可謂厚矣顧自今氣體實不堪涉道路謁官長已上祠請唯公力爲調護使蚤得之甚幸方歉歲亦粗有利害也尋常見所在謀議官或老或病爲妻孥驅迫而出龍鍾蹢躅爲眾指笑意每傷之今某旣無妻妾舍弟又能安枯淡足可閉門養病也貧居荒年雖費力然所須至不多公若爲舍弟致一岳廟則兄弟所得月爲米六斛粥飯不啻沛然矣此特並緣廟堂記憐之厚意聊試及之非敢必也丞相書中不敢及者以某方求祠嫌於併干兩事爾

某奉祠得請遂可安居一意養疾坏冷之賜厚矣近書新銜譙沛真源便如在眼中若十年不死嵩之崇福堯之太極華之雲臺皆可臥游也此雖戲語使四方無虞鰥寡廢疾者得自佚於衡茅之下其必有所自矣示諭再三固所深悉政地有人消弭鎮定者夫豈一端但天下所期於公甚重固不可汲汲自見亦不可留時費日而虛其望也韓范所遇者平世故猶可持循使所處者如諸葛武侯危急存亡

尸牘三
六
之秋亦豈待歐蔡煎炒乎此自公忠誠素所蓄積亦不待於鄙言也
舍弟岳祠旣荷垂念若早得之於歉歲殊有助今以劄子拜納江西
道院記愜當無可議發明元祐之政尤善公方居黃門之地豈徒言
之而已哉

某近者便中伏辱教賜下情不勝慰懌春事方興恭惟鈞候動止萬
福某萎痺無進退然掩扉靜處殊覺安適也舍弟乞岳祠初恐歉歲
難度今米價不增亦粗可隨分枝拄渠雖書擬近卻肯管家務不以
倉庾氏爲憚矣來諭方議省閑官不欲拈出甚善甚善歷觀建隆迄
今二百餘年在政地者多雖德業材略參差不齊至於功名不終皆
由私其親舊此段雖公天性之所安但恐居眾求輻輳之地會不免
有屈意徇人處爾如舍弟介僻薄於聲利初展緘猶憮然悔有求之
非曉譬之乃解況它人乎想見朝煎暮炒咎責怨謗之聲滿耳塞胸
願公堅守初志乎上聽服下情消羣陰回元氣只繫此耳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唯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所以惓惓不能

已也若如莆參除一朱元晦館職謂之用名士與一曾覲爭行馬謂
之挫近習不惟非善類所祈於門下亦豈公之所存哉力疾作此屬
徐子宜呈達它祈爲天下壽重

近事小小節目之間殊有慰人意處如宰執推李仁甫修史之功
孜孜料理荒政南康一郡蠲放殆盡調護必有所自願益志其大
者真積力久安知無陽復泰亨之理乎元晦終更在即不必強牽
挽之只須與在外一等待闕差遣爲愜若意猶未能已稍升等足
矣不惟遂其雅志又免得渠懇辭紛紛耳若異時公之志得伸又
別論也子直庶幾善道而於事物似未盡諳悉如陸務觀疎放封
駁豈爲過當方人材難得之時其詞翰僞發多識典故又趣向實
不害正推棄瑕使過之義闕略亦何妨公與子直厚如此胡不素
語之乎其它非病廢者所當言聊舉此一端耳

與鞏大監

采若

某屏居久不貢寒溫之間第有傾鄉側聞出守吳興雖於雅志甚愜

然善類所期政宜從容論思之地以紓賢縕此殆未足以久淹遐躅也某屏處衡門隨分頑健終日蕭然無它事得以一意繙閱但無繇時扣誨益鄉風每切依依某少稟同年歸安丞張體仁志士也襁褓中失怙祖母鞠育之以至成立到官未幾聞訃奔歸自陳欲解官而郡以法令卻之後來復乞尋醫而前政亦未之許某竊謂此事以迹觀之誠似未得中行以實論之則其鞠育恩義異於它人哀恫發中欲自伸其情非出於矯飾蓋仁人君子之所哀也竊惟布政之初方將恢崇風教若許其從欲以惇薄俗其益大矣張丞恐其情不能自達力以見屬某十年來作親故書未嘗掛口及時事茲以其意懇惻且求退異於進故爲破戒一言之

與劉衡州

子澄

某屏處如昨諸況舍弟輩請見當自能言之更不重出渠欲相屬請先生同過南安相聚切告便爲斟酌嚴重能教道有益子弟首語之庶其不荒廢也吾兄從容侍旁想涵養履行日益有味近日思得吾

儕所以不道者只緣多喜與同臭味者處殊欠泛觀廣接故於物情
事理多所不察而根本滲漏處往往鹵莽不見要須力去此病乃可
相去之遠何由會語以究此懷

某侍旁粗如近日士子相過聚學者近三百人時文十日一作使之
不廢而已其間有志趣者亦間有之城中相識如新當塗潘教授景
憲金華彭主簿仲剛皆向學甚銳朝夕過從頗似有益獨恨吾兄在
遠未嘗不悵然奉懷也前月已令人往部中投在外指射文字及訖
舅氏俟有可授闕隨分占一處也齋中諸公赴廷試者獨葉茂承在
五甲會嘉量陳一之輩卻皆在前甲集注罷當歸齋中洪求仲往赴
太學補試未回皆恐欲知子充兄弟計常相過不知諸公如何作工
夫望一報會次亦告各道倦倦賓之常得書甚安欲一訪之亦以倥
傯未暇須俟秋涼耳元晦近日亦得書欲同作編史工夫比亦寄條
例去也

某到官三月矣雖於職業不敢不勉但學力淺薄有愧處甚多然行

有不得者當反求諸己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反觀內省皆是進步處初不敢爲時異事殊之說以自恕也大人已得交割後書當初本擬尊兄在郡可以日夕啟扣今乃大失所圖然壤地相接凡有所聞千萬毋惜忠告也蓋當官下情最難通又寮屬間可以展盡心腹者政未易得耳筠素易治丞廳必甚優游旣存此心隨大隨小民受其賜不知彼間士人亦有可共講學者否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儕所當兢兢者此間幸張丈鄰牆得以講磨此公學問端的親切而中無私主進進不已甚恨吾兄未得親近之也子充無三日不往來善類方孤得其復留於正道極有助但忌之者亦多殊岌岌耳

與潘侍郎

叔玠

垂諭確實詳悉殊非泛然之論足見進德之功不勝降歎大抵培養孝友根基深厚愛旣篤則慮自周幾微萌芽一一自見懇惻勸導蓋有不能己者仲尼所謂忠焉能勿誨乎是也若視之漠然不相干或遲疑畏縮而不發皆是於忠愛上少欠耳旣發於忠愛則語言藹然

慈祥自無責善傷恩之病斟酌彌縫亦自然深淺得所若至傷筋犯骨只是本原未深厚故易得鹵莽疎漏耳

叔度見過出示先丈海墨且言將爲雙林之遊訃音忽來變出意外驚駭悽愴涕泗交集然壽考康寧集五福之全固可無憾矣尊兄至性純孝創鉅痛深曷以勝任昔人有言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昆仲講學有素必將大復古禮以革俗習之陋某妄意討論朝夕朔望奠禮納呈恐或可資採用耳

與叔志昆仲

不意凶變年家丈奄棄榮養奉諱悲哽累日不釋昆仲驟罹大禍追慕荼毒孝思奈何罔極奈何金華經年每荷先丈顧存之厚情意周挾殆同戚屬別去甫數月遂隔幽明此私心所以戚戚也夫子曰人未有能自致也必也親喪乎蓋孝子仁人必誠必信不敢有一毫不盡者惟在乎此矧巨室一國之所慕四封於是乎觀禮尤不可不審昆仲講學之久想亦不在祝也彼紛紛者所以疑駭特蔽於習俗而未有發其良心耳吾盡哀敬以動其機則疑駭將轉而爲歎服矣專

人行略此問訊惟祈節哀順變以全孝道吉卜已有定所竊謂少闕略陰陽拘忌之說議乃易合素荷眷存之厚敢以此獻

某官次粗遣但無補毫髮徒自愧耳莫居既久想漸成趣解組之由既無愧怍身閑心安尊幼和輯世間之福詎有過於此者何必外求也李壽翁被召想婺女甚惜之然來此殊有補第恐其倦於應酬憚於入都耳孺子不知已成行否或猶未行告爲督趣就道幸甚此間甚閑暇殊有工夫相伴讀書也

安居想漸成趣前日紛紛似不必猶置胸次回首既無甚愧怍隨時恬養足矣至於明辯枉直此乃在位者之責或遲或速順聽之可也某病廢如此遽叨恩命萎痺無由拜受已上章力辭敢告朝路間力爲道沈痼決不能出之狀庶幾有助耳人情法意經旨本是一理豈有人情法意皆妄反不合經旨者耶在勉之而已孺子近日作舉業御勤亦可喜也

比辱教况病倦久不得怡報坐深系仰易地委寄雖不輕然於此盡

心焉流澤之遠何止五世也大抵公道終可倚但人奪於目前利害不暇深思耳某病體只如舊所幸無求安望愈之心免得煩擾日用亦自安適也其它叔昌昆仲當能具道

答方教授

嚴州

伏蒙誨劄教以窮理盡性之說蓋非末學所敢擬議然既荷開諭反覆之勤闕然不報益重疎怠之罪謹因來教而紬繹之所謂理雖無窮然有本有原有倫有要者既得窮理之大旨矣竊意惇典庸禮秩然而不可廢者此其倫歟致知格物瞭然而不可揜者此其要歟未有不知其倫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既造故小可舉大而宏闢勝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卽遠而荒忽茫昧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萬而二本兼愛之學不能入也執事之所諭者倘可以觀之乎未能識心豈能存心所以誨警者誠爲切至然所謂人心本虛且明與性不殊則猶未能達蓋旣曰與性不殊是心與性有殊也幸望指教列禦寇所謂八荒之外來干我者我必知之有來干我者又有知之

者似判然二物也來教又謂妍非所當愛醜非所當惡我非所當厚
物非所當薄某竊謂愛惡厚薄發之不中其節施之不以其序固人
欲之私矣若曰無愛無惡無厚無薄則所未諭也夫子謂吾無隱乎
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似非不顯以同眾也至誠如神見乎著
龜動乎四體則似非假著龜以自晦也荆公之書蓋未之學伊川論
語頗効參請則亦未之聞也一固萬也不待一塵萬境而後知其一
而萬也萬固一也不待萬境一塵而後知其萬而一也千載一念一
念千載竊意竺乾之書俱不免近於辭費也不生而現生不滅而現
滅不生之生不滅之滅果固然之理邪何爲而復加現之一辭也執
事信之篤守之堅豈口舌所能移獨以屢沐誘誨不盡白其愚則無
以拜盛意之辱尙幸原恕

與內兄曾提刑 致虛

臨安之別已復踰月下情日深企仰科場得失猶探籌耳彼此俱不
足言示諭葉舜臣姻事舜臣舊同舍與之極熟其脩學作文種種加

人數等資性和易而臨事有守往年初登科朱丞相欲議親堅拒不可其有特操如此此某之所見者也若南北之異俗家貲之貧富姑舅之寬嚴此某之所不見者也舜臣書謹納去更告參攷詢問若果無疑則附書去可也至於奩具之豐約舜臣豈論奩具者哉聞浙西之行近在旦夕向寒道途間不無勞勩景昭獲薦可喜因見爲道千萬意

某官次粗遣疎野有素在酬酢應接之地殊非所宜耳尊兄從容侍旁講學當有新功但切磋琢磨要須益友不知過從中亦不乏人否秀州奉板輿逼歲西渡且宿留禹跡俟暄和乃之永嘉永嘉荒甚極費料理猶賴朝廷燭知本末卻肯應副恐可下手也數日來無新報都漕旣罷民力當小寬但浙西江東歉處極多殊可慮也提舉位子弟能自立否如可告語切力勉之爲學扶樹門闕此最急務卽今三衢諸位上承下接左摩右拊其責唯在尊兄一人而已此惓惓不能無望也學中得芮丈留爲祭酒士子之幸近日亦頗有鄉學者矣

某到官累月碌碌亡補祇益自愧日來如鄭自明除官祝汝昭敘復之類皆似有陽生之漸但意思易得斷續耳三館在昔固議論之地但近歲沿襲殆如宮觀岳廟破例輕發徒成強聒媮情苟容又負初心殊未知所處也區區所懷要非面見莫能展布

某官次粗遣但俯仰碌碌無所裨補又史課趣迫終日繙閱殊少暇也深居里閭優游涵養想有餘味交游亦不乏人否朱文再辭諸公不爲將上又南康簽判以遲發近吏罷黜其勢不得不屢勉一出若到郡數月丐祠卻自穩愿已作書再三勉之不知肯起否丘宗卿以接伴例外問北使一二事遂得外祠今已到江陰矣

便中伏領手誨具審視事之初諸况安穩不勝欣慰大府當不乏游從幕中雖時有合斟酌之處要是清簡非州縣比也陳伯任平實可親向來君舉在福唐極有意接納聞陳伯任往還卻疎使君舉坐間皆此客流言何日而起哉初哥字序以病中未欲勞心它時粗有情緒當下筆也然學者以務實躬行爲本語言枝葉政自不急耳

與魏寺丞 國佐

某一病垂死兩年來稍稍調理飲食起居皆不須人雖右支萎弱既不仕官閉門養疾袖手緩步初不知疾之在亡也以此日用間極自適百念灰冷但思見君子猶往來胸次耳今歲辱誨墨至於四五愛念之篤發於篇什病中不敢勞心無由賡續然此意何可忘也家食之久公論甚拂然及此暇日政可澄汰磨治多閱天下之義理以發揮世業臨紙不勝拳拳恐欲知卽今病狀故力疾強作數字腕弱不能詳布

與王侍講 齊賢

郡政恢舉想綽有餘裕前此整齊汎掃非用嚴固無以濟今威令旣行綱紀旣立則慈祥樂易之意教化漸摩之本宜次第出之使封內識吾之本心此高明所自也蒙下問之及不敢不竭其愚耳

自聞入覲有日預深逖遠之恨早承訪別旣不果迎肅而憂居闔門又不克追路語離惓惓此心積鬱莫展鋒車之行治表繫焉淳蓄之

厚綜練之精培元氣而扶正論必將本末具舉願益勉之以答善類
之望天向寒陟降川陸敢以茲護爲請

與張運使

宗尹

余解元見過出示手教慰藉優渥祇誦再三以愧以感下車許時條
教旣孚當漸不費區處在我者旣無遺憾政使或有未退聽者蓋亦
自有公論唯覬毋廢初心使斯民益被實惠是所願望旆從入郡當
在何時傾耳車音以日爲歲

請違五閱月而咫尺之書不到籤室坐懶故爾奉告共審卽日暑雨
溽蒸鳴弦靜治合候神相萬福某迫行百冗紛然應接不暇它無足
言者政聲藹然姦戢惠孚甚休甚休素恃眷愛區區竊有欲布陳者
輒具別紙雖愚昧豈足贊采取亦姑盡其拙誠而已它唯若時珍護
前拜召節

大猾旣擒威信自此行於一邑凡事必易然要當遇事平心無先
懷抑強扶弱之意唯視理之所在而已雖常攻擊縣道者苟其事

瑤直卻須右助之則人服我之公

財賦當催者恐當加意督趣令整辦尋常士大夫或誤認弛縱爲恤民殊不知不及時拘催使民間拖欠積壓異時忽遇苛刻之吏一併趣辦則民受大害矣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